

史228.2 4397

574.2 = 90

印 =

史222
574
部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八十七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
下侍郎司馬光卒光為政踰年而病居其半每欲以身
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
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光曰
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
皆朝廷天下事也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
論當世要務太皇太后聞哭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明堂
禮畢皆臨奠致哀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禭以一品禮
服諡曰文正贈銀三千兩絹四千匹賜龍腦水銀以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八十一
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夏
縣官其親族十人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光在
相位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彼地者彼必問光
起居而遼人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切無生事開
邊隙及卒京師之民皆罷市往弔畫其像刻印鬻之家
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求之京師時畫工有
致富者及葬四方來會者蓋數萬人哭之如哭其私親
蘇軾嘗論光所以感人心動天地者而蔽以二言曰誠
曰一君子謂軾知言軾又嘗載光語語晁補之曰吾無
過人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耳史臣曰傳所
謂微之顯誠之不可掩詩所謂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
漏光實有焉始光當國悉改熙甯元豐舊事或謂光曰

舊臣如章惇呂惠卿輩皆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問
上則朋黨之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
改之不疑君子謂光之勇孟軻不如若曰當參用熙豐
舊臣其變其法以絕異時之禍實光所不取也 左司
諫王巖叟言臣伏觀陛下卽位之初首副天下之望用
司馬光執政信行其言以革天下之弊惟光憂國愛民
之誠心信于上下信于內外故陛下用之而天下之
心安四夷之心安陛下之心亦安今不幸光薨臣知陛
下之心漠然矣臣竊聞百姓相與憂曰吾君能不忘光
之言乎能求其類而用之使持循其法乎又憂曰姦人
無乃復將爲朋動搖正論以欺吾君乎無乃竟爲身謀
不卹國家之急以病斯民乎誰復以吾君之心爲心以

吾民之意爲意夙夜盡瘁以遺其身如光者乎吾君方倚光以圖治而天遽奪之其何意耶臣願陛下益勵乃心益事乃事益重所付不可泰然以忘憂也今宜先有以釋民之憂而安其心者惟當果于去姦審于進賢二端而已爾夫大忠在朝姦人雖未去猶有所忌而不能爲也光薨姦人今不可少留矣此臣之所言陛下當果于去姦也朝廷輕重天下安危生靈休戚在用人而已今天下將觀陛下用人以卜否泰此臣之所以言陛下當審于進賢也去姦進賢皆有以協天下之望則百姓何疑而憂哉惟陛下圖之天下幸甚貼黃稱自古人臣因妒賢嫉能之心而遂害國事者無世無之臣光之賢上則見信于陛下下則見信于百姓人人自恥爲不及

也臣恐此後必有妒光者陰以妄言毀短光之所爲以疎陛下之心俟間隙一開則將入其邪說行其姦謀以壞善政陛下不可不察也臣平生未嘗與光接又未嘗受光恩非私於光也惟恐小人或誤陛下耳今天下事大定矣民心安且樂矣此治道之成而聖功之著也惟在陛下持之益堅信之益篤勿有所移則天下幸甚中外之人皆望大禮後罷張璪輩二三佞邪無狀之人何意璪輩未去而失忠臣此中外之心以爲歎恨之深者也今若璪輩自請願陛下早賜從之別命忠臣以重朝廷以爲國家倚賴以慰服天下之心尤不可更容遲久玷辱廟堂使蒼生失望四夷不安也

戊午齋於垂拱殿太常寺言司馬光薨適在明堂散齋

日內嚴父配天國之大典固不可廢至於御樓肆赦恐亦難罷惟紫宸殿受賀一節緣慶賀之事比之宗廟之祭爲輕方聖情軫悼元臣而羣官拜舞稱慶恐於禮義人情未爲宜稱詔明堂禮畢紫宸殿文武百官並依班次起居更不奏祥瑞稱賀并樓前行肆赦儀外其稱賀並罷

己未薦享景靈宮

辛酉大饗明堂上詣大慶殿行禮畢改常服御紫宸殿宰相百官起居御宣德門肆赦鬪殺罪至死雖犯在約束內情理稍輕者減一等刺配千里外輕者五百里並牢城斷訖錄案聞奏應諸司人每歲該試經而十試者將來未得黜落別作一項聞奏應官員犯杖罪以下依

條不以赦降去官原減者許於刑部投狀本部具元犯因依聞奏其未斷者仰大理寺案後聲說以上情輕者取旨應見貶謫官未量移者與量移勘會自復差役法其民間積欠免役錢已與減放一半餘分限三年隨夏稅帶納訪聞上件積欠旣當差役輸納不易其未放錢數令帶納者並特與免放開封府界諸路人戶見欠及未納常平息錢並特與除放其本錢與限三年隨稅帶納應內外欠市易錢人戶見欠錢二百貫以下並特與除放開封府界諸路場務先爲實封投狀爭添價錢買撲致後來敷納不前除已收納抵當產業外見於欠人及干繫人處催納者權任催理委逐路監司同其開拆保明聞奏當議等第特行蠲放其出限罰錢及人戶調

壬戌詔司馬光薨在諒闇中更不舉哀成服

呂大中雜說司馬公

之喪明堂行事畢蘇子由為諫官欲往哭之正叔力止

之曰方行吉禮不可弔喪子由不從曰只有哭則不歌

何嘗有歌則不哭王鞏為大宗正丞亦上章論正叔行之

非由此遂罷建中靖國間鞏初奉復得通判西京將行

榮陽公以正叔屬之使无念舊怨鞏答簡云

我輩視大地眾生猶如一子况先生者乎

后從叔父高遵約妻壽昌縣君吳氏封永嘉郡夫人皇

太后親妹通直郎程奇妻永嘉郡君特封同安郡夫人

宣德郎李擴妻同安郡君特封丹陽郡夫人西頭供奉

趙思行妻延安郡君特封文安郡夫人右侍禁李袞妻

安康郡君特封高平郡夫人 太僕寺奏

王存奏議載

乃係九月九日當考乞應干本寺事並依羣牧司法仍

只隸尚書省或依舊隸樞密院并乞內外馬事並隸本

寺施行詔內外馬事並隸太僕寺直達尚書省更不經

由駕部 王存奏具

癸亥御史中丞劉摯言臣竊惟輔弼之進退皆繫國家

大體人君不可以不謹也進之必以其道退之必以其

理則天下莫不為宜矣今大饗禮成風聞中書侍郎張

璪同知樞密院事安燾尚書左丞李清臣皆欲上章辭

位夫此三人者並受神宗顧託之命一旦同時求退臣

疑陛下必有所難之也雖然臣以為無難也俱去之則

難俱留之則難蓋俱留之則害天下而屈公論俱去之

則傷國體而惑人情今於三人之中察事考迹權其輕

重則有必宜去者不必去者臣請論之璪以傾邪柔佞

竊位最久朋姦害政賣恩營私前後言者累疏其罪臣

願乞台直鑒焉

卷三百八十七

曾上殿亦屢蒙宣諭以謂操過大禮必聽去自此臣更
不復論列今大饗已畢操之引退乃其時也陛下許之
亦其時也操得掩其姦惡以禮罷去蓋已幸矣朝廷雖
有失刑漏網而得其不在要路不為政事之害斯亦足
矣此臣所謂必宜去者也若乃熹及清臣則稍異於操
皆不以節行自厲齷齪在位然而比於操輩未有顯罪
陛下若特以其受遺之故且為留之實有其名亦無甚
害此臣所謂不必去者也恭為神宗皇帝棄天下今未
大祥若顧命之臣盡去不存誠恐小人私害為國生患
臣之區區在此欲望聖明照察於三人中罷操所以安
天下留熹與清臣所以明陛下不忘先朝受遺舊臣之
意全國大體以鎮羣下考之公議誰曰不然臣蒙被厚

恩有所見不敢避犯分非職之誅庶補萬一貼黃稱退
執政非臣所宜預知也然辱在言路事干國體者理合
上聞不敢自為形迹昨者本候上殿面奏新過大禮未
有班次又慮稽緩不及於事故具簡牘伏望鑒察省覽
訖特賜留中又貼黃稱臣非謂熹與清臣宜在執政也
又非私於二人為之游說也但以其被先帝顧託又今
年未大祥恐須且留之假借二人成就朝廷事體更俟
徐徐漸作次第罷之未晚也非如蔡確章惇及張璪皆
罪惡暴著先當去之工部郎中王欽臣為太僕少卿

加直祕閣從文彥博之請也

御集九月八日

丙寅詔中書省今後太僕卿少丞簿並選差應外監事
令本寺依舊羣牧司法施行

王存奏乃以外監依舊羣牧司法指揮係八月二十

二日當考當時兵部符下
諸路亦稱八月二十三日

御史中丞兼侍讀劉摯言

臣伏見左僕射司馬光薨逝朝野人情驚悲一詞皆曰
天不遺此一老以大濟我國家而奪之速此何理也臣
恭惟陛下以至明至聖首識光志置諸左右舉天下聽
之而光亦以大忠直道忘身徇國雖姦謀異心百端排
沮而橫身當之夙夜盡瘁以死圖報其純誠至公足以
薦天地而貫鬼神真所謂社稷之臣矣然非陛下信任
之專仰成之篤則光亦安能以自行其志故天下不獨
嘉光事君之盡節而以陛下任賢勿貳爲難能也今光
云亾兩宮車駕卽日臨奠賻禭之典有加故常下至搢
紳善士閭巷鄉野之人罔不爲哀歎而惟是姦邪之黨
醜正惡直之徒頗已相與有竊喜之意蓋小人從來快

快不快於新政藏情匿跡日夜窺伺常幸有非意之變
以冀治之不能成今其臆度以謂陛下旣失光之助則
前日求治之志必稍變懈遂可以乘便投隙熒惑而動
搖此其所以喜也且陛下爲政以來收拔眾正布列上
下制國之法除民之害雖節文潤色有未齊者至於大
本已定十之八九矣惟陛下益加之意常以辨別邪正
保邦愛民爲念堅守此指終始如一而已已行之令持
循無變則治道成矣廟堂之上必有如光之事朝廷者
臣實懼陛下悼光之後謂誰助我者而意稍有間則邪
謀陰計或起而乘之此臣之所以爲私憂而獻其說也
抑臣又有過計之言蓋今上宰虛位竊惟不日制詔命
相矣此尤不可以不謹外論籍籍謂文彥博必代光之

任臣固知不然然於萬一之中不可以不言彥博年逾八十爵位窮極於天下矣前日陛下假其威望以為朝廷之重其官則天下之師傅其職則平章軍國之重事陛下之禮元老尊崇優佚可謂得其體也今若任之以為相則三省有職守矣其成敗之責豈師臣之所宜當其繁悉之務豈老人之所宜辦殆非所以處彥博也又彥博於知人非其所長賢士大夫罕出其門近日有所薦論眾皆傳之為笑若居上相引用人物每每如此今日引一二明日引三四積而至於百千常材列於朝路非小害也其人重其位高有所薦者若陛下違其言則傷恩皆從之則害政又非所以安彥博也臣昨四月中已曾建論此事矣故今日之命相實繫天下之安危與

善政之成敗可不重哉伏望陛下詳考歷選得其人而任之以尊廟社以厭公議臣不勝隕越待罪之至惟陛下赦其愚而察其忠貼黃稱臣又聞彥博薦馮京為相而或傳言陛下已遣使詣京所矣臣得風聞未審虛實京向因疾病遂成昏耗事多健忘更乞聖慮周詢詳察命相大事不可輕舉

本注云元祐元年九月十三日今附十一日王觀奏前

右

正言王觀言臣近者伏見左僕射司馬光以疾不起中外人情所共痛悼乘輿親奠恩禮甚渥固其宜也光社稷臣也執政暮年之間興利除害進賢退不肖功業赫然著於天下凡有識之士不以光得行其志為難而以陛下特達拔擢用光于閒退之中而信任不疑為難也然光之薨上自聖情次及賢士大夫下至於民庶莫不

嗟惜而姦邪傾險之人則方且私相慶快也非徒慶快之而已又覬幸非光比者入而爲相則庶幾得以復逞其私焉然則陛下命相可得而不謹哉或者竊謂太師文彥博且將代光執政矣臣愚決知不然也何則陛下前日旣知彥博者老當尊禮之而不以三省細務撓之矣今日豈復用以代光執政哉陛下以師臣處彥博最爲得體仍俾之平章重事此曠世殊禮也人臣之榮無以加矣彥博以耆德重望而當此殊禮誰曰不然固足以尊朝廷而鎮夷夏也惟不當專委以政夫三省事務之繁旣非年逾八十之人能任且又政事之要莫甚於用人而彥博素無知人之譽故比者入朝首薦崔台符而次引楚建中搢紳傳以爲笑陛下聽覽之所及也臣

固知陛下必不委彥博以爲政也或者之所謂乃私憂過計而已臣又聞中書侍郎張瓌將乞補外而適當大禮之後執政大臣必更有求去者或者深疑朝廷以求去者之多旣不可以皆聽則瓌將亦緣此而留矣臣愚亦以爲不然也夫瓌之不安其職自以彈劾者眾私慝暴著公議不容而求去焉與夫無故而求去者異矣朝廷禮意何可以均一也自祖宗以來執政大臣於大禮之後請去者非一或聽或否繫於臨時顧其人之如何耳若瓌者雖無請猶當去之況其有請哉臣故知陛下必不以請去者多而瓌亦得留也或者之所謂亦私憂過計而已臣又見侍從之間久次之人其材能趨向鮮有同者陛下將以補執政之闕尤不可以不謹也夫知

臣莫若君惟不限以資秩前後而視其大公至正之心能為陛下消危疑厚風化興利除害進賢退不肖而用之則有補於聖政矣陛下勿謂司馬光既薨之後更無其人也臣願陛下左右大臣必深察詳擇之既知其可用矣則禮遇之信任之無忽焉異日必有盡忠於陛下如光者出矣苟非其人而有蠹於國則去之何傷故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也此臣之所陳陛下皆有已行之效者聖心慮之當已熟矣何必臣言然臣之區區以為陛下惟能終始於此則可以成太平極治之業而無媿於堯舜三代之君也惟聖慈詳酌觀自注云九月十日於堯舜三代之君也惟聖慈詳酌觀自注云九月十日丁卯中書舍人蘇軾為翰林學士范百祿為刑部侍郎錢勰為給事中太常少卿鮮于侁為左諫議大夫侁七

日已遷大理卿今乃復以少常除左諫議大太常少卿夫蓋七月十二日罷大理卿復少常故也

梁燾為右諫議大夫右司諫蘇轍為起居郎呂氏家塾

初蘇轍為直舍人院有司檢舉自官制行舍人院廢今舍人職事乃在中書後省於是改權中書舍人遂為故

事附注當考十月二日丙戌左司諫王巖叟為侍御史

轍以權中書舍人論梁惟簡左司諫王巖叟為侍御史

十月十六日巖叟左正言朱光庭為左司諫右正言王

觀為右司諫附此已附正言初蘇轍言伏念臣頃自

疎外擢居諫垣衰廢之餘才力耗竭勉歲月無所建

明近因朝廷除張頡為戶部侍郎杜紘為右司郎中公

議紛然謂非其人臣繼上封章極言其事杜紘雖才性

鄙佞玷辱華要而罪惡未著臣亦不敢力言至於張頡

為性嶮躁臨事乖方歷任以來罪狀山積臣以為事既明白是以前後五次上言不知頡久事要權植根深固

一為左右之保任遂致聖意確然不移臣屢獻狂言誠不量力雖聖恩寬貸未賜譴訶豈敢冒昧寵榮復塵要近言不稱職臣猶自知當黜反遷眾必指笑伏乞特回誤恩除臣一外任差遣俾臣得免清議不勝幸甚詔不許 轍又言君父之命所當敬從臣實何人敢有固執特以臣前言張頡除戶部侍郎不當前後五狀不蒙施行頡之罪名著在案牘傳於公議而大臣主之愈力朝廷用之不疑則是臣謗毀忠賢眩惑天聽狂妄之誅所不當赦臣今不敢復論其事但以言為職言既不用理當廢黜銜媿冒寵義實不安伏乞檢臣前奏除臣一外任差遣以全臣進退之分所有起居郎告命不敢祇受詔不許 自朱光庭王觀遷右司諫後正言久闕不除明年六月乃除丁騫為右正言王巖叟論奏附明

年六月 詔神宗皇帝神御殿令學士院撰名

戊辰內外官並以明堂赦書加恩 奉議郎刑部員外

郎杜純為大理少卿新除大理少卿王振依舊為刑部

郎中 王觀乞與振遷少監當八月 承議郎監察御史陳

次升權提點淮南路刑獄新權知蘇州吳安持為將作

少監以安持言母老多病從其請也 知代州東上閣

門副使高遵一母亾奏乞解官持服詔不允令遵一弟

遵惠護喪至京

庚午太師文彥博言乞罷臣男貽慶與理轉運判官資

序居中免差宗正寺簿詔居中依所乞仍舊西京勾院

貽慶不許辭免 八月二日

辛未起居郎修實錄院檢討官林希為中書舍人 右

司諫王覲言竊聞起居郎林希召試中書舍人希雖薄有文藝素號儉巧當王珪用事之際希諂奉之無所不至與其不肖子弟日相親昵及韓縝作相希復爲其鷹犬今中書侍郎張璪傾邪著聞士人之稍自重者莫不恥遊其門而希與之深相交結不畏譏議何可使代言禁掖入侍近班兼聞希已有章乞免召試伏望聖慈指揮除希一外任差遣所重朝廷名器不濫邪正有別貼黃稱林希親弟旦見爲殿中侍御史與臣同在言路臣不敢以旦之故隱其兄之惡以負陛下言責惟聖慈詳酌又言張璪久知公議不容自春夏以來宣言於搢紳欲求退至秋初卽云俟過明堂大禮今已過大禮不聞其請復入中書視事揚揚自若貪戀榮利曾無媿恥若

更以林希爲舍人二姦相濟爲害益深伏望聖慈出希外任以翦巨蠹之爪牙罷璪重權以絕朋黨之根本此天下之幸也 昭宣使嘉州刺史內侍右班副都知劉有方爲宣政使幹當皇城司任滿當遷也 責授右屯衛將軍曹詩復舒州團練使駙馬都尉右監衛將軍王誥復登州刺史駙馬都尉 宗正寺言旣許主簿通管寺事竊恐亦各依太常寺國子監例止通管雜務其編纂國書乞依舊例丞專修從之 中書舍人蘇軾言準吏房送到詞頭朝散郎吳荀除廣南東路轉運判官者臣聞孟子觀遠臣以其所主近日朝廷進監司全用舉主如吳荀者名迹無聞而舉主三人乃呂惠卿楊汲黃履履之爲人朝論不以正人待之如惠卿汲窮姦積惡

不待臣言而知今乃擢其所舉使臨按一道臣實未曉

其說所有告詞未敢撰具吳荀除廣東運判實錄在九月十六日據蘇軾奏議乃稱三

今依實錄附九月十六日然為九月十六日軾已除內

翰矣或已除內翰猶未詔中書舍人時暫闕官依門

罷西掖故有此論列也下尙書省例只批送本省官兼權日王觀論奏在十月八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八十七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八十八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元年九月壬申文思副使內侍押班梁惟簡為皇

城副使十月二十日御史中丞劉摯言臣昨日曾論

林希姦邪不可為中書舍人使與朝論今者竊聞已有

除命則是臣之區區未蒙採納矣伏緣希天資忤害士

大夫皆知之從來惟是阿附執政躁於進用而近日尤

甚以利相市其跡甚著若在詞掖日參政議朋姦陷交

相為唇齒立私黨以擾公道自此朝廷之上必為其所

欺謾交亂政事非小害也昨有試畢以進告身而罷者

則邢恕是也由起居以言而罷者滿中行是也伏望聖

慈詳察中書舍人職在要近非他官之比決不可以姦
邪居之速賜罷希新命依條除一外任以慰公論希有
詞藻若稍能自重由正道而進則一舍人不足道也惟
其急進朋附非人此臣所以不得已而必論懼其黨之
盛也又言臣等竊以姦臣交結古今大患上足以蒙蔽
朝廷下足以動搖士類若不察其幾微翦其萌蘖盤固
蔓延必將難拔臣等自春至秋累上章疏及上殿奏陳
中書侍郎張瑛姦邪乞罷執政陛下嘗諭臣等候過明
堂大禮張瑛必退今大禮已畢而瑛方揚揚有自得之
色殊無退意謹按瑛面柔而心狠言甘而行險身爲大
臣當一以大公之道尊主庇民不當交結臣僚以肆欺
罔瑛被詔舉文學行誼之臣充館職明知陸長愈貪污

有素文行無稱以長愈乃林希妻親弟受其請託輒以
應詔瑛所以受其託者不獨在結希意在希之弟且見
爲殿中侍御史冀其陰助也今聞希已爲中書舍人昨
日聞主者促撰告詞甚急竊意瑛之爲謀欲希早受命
成其姦黨今若使依舊在中書預政柄林希又作屬官
預國論又有弟旦作御史爲陰助上下朋比挾邪飾詐
無所不可朝廷將如何也恭惟陛下睿明之德洞照姦
慝每行黜陟天下咸服今瑛與林希兄弟相結姦黨已
成臣等若顧嫌疑若避形迹不傾寫肝膽極言力陳以
告陛下破其姦黨則後日之患將無可奈何臣等負陛
下深矣伏望陛下特奮睿斷罷張瑛執政追寢林希中
書舍人之命則姦黨不成朝廷清矣陛下如以臣等言

爲是乞降出臣等章付外公行如以臣等言爲非乞行顯戮以戒妄言之罪 侍御史王巖叟言臣伏見中書侍郎張瓌受詔舉文學行能之士可充館職者而瓌無公忠報國之心爲陛下求賢乃受起居郎林希干請薦希之妻弟陸長愈以應詔按長愈貪污狼籍無士人之行已爲舉主吳審禮等首其姦狀今在有司瓌切於交結林希故昧朝廷而薦之其交結希之意乃在交結希之弟殿中侍御史旦也旦方爲言事官欲其陰爲己助耳希姦回險佞清議其所不與而瓌獨喜之瓌柔邪巧佞正人其所憤嫉而希獨附之希籍殿中之權以交瓌瓌因殿中之勢以親希相資以權相市以勢姦人得朋氣燄增熾未易撲滅非國之福也今希召試中書舍人

若陛下不知容其受命遂爲瓌之屬官矣朝夕相親預聞國論其得安乎自此日購邪謀陰害政事臣恐臺諫交章瀆亂宸聽無有甯日矣伏望聖慈以國家爲重禁邪於已兆防患於將然早賜罷免張瓌中書侍郎之任追寢林希中書舍人之命并斥陸長愈不得召試館職以懲姦慝以肅朝廷不勝幸甚 監察御史孫升言近嘗論奏十科取士必用達官而朝廷自兩制近臣當求有德苟本源或濁則流派曷清又嘗論滿中行以謂今日之大臣則前日之侍從今日之侍從則異日之大臣矣侍從之選可不謹哉臣昨因論五月四日差除不當內起居郎林希文詞雖優而行義無取王珪執政則附珪韓縝當國則結縝今則又轉而之張瓌之門矣何以

異滿中行之所為前日竊聞召希試中書舍人希姦佞
 險惡無端良公忠之操難以備邇臣之選伏惟陛下臨
 政以來登崇俊良選用耆德立萬世太平之基澄源清
 流正在今日如希之姦險安可令侍上左右以陪國論
 哉伏望聖慈詳察特降指揮追寢則天下幸甚四月二日
癸丑中行小龍明州九月十日罷升又言臣讀易至否泰二
六日希中書舍人十九日罷卦然後知君子小人進退消長繫天下治亂安危也蓋
 陰陽之內外小大之往來非一日之積由馴致而然一
 陰之在內不足以有凶必至於三陰之俱來然後以為
 否一陽之在內不足以有吉必至於三陽之彙征然後
 以為泰是知朝廷之上人主之側一小人之力未足以
 為天下之亂為天下之亂者羣小也一君子之功不足

以致天下之治致天下之治者眾賢也小人成羣賢者
 眾多雖各以類而至然去取乃繫乎人主是以古先哲
 王知小人之來則其漸必至于成羣以為天下之亂故
 去邪勿疑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也知君子之征則
 其類必至於眾以致天下之治故任賢勿貳詩云濟濟
 多士文王以甯也伏惟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臨御
 以來登用正人斥逐姦惡開大公之路昭勿貳之懷且
 天下四方無愚智皆以為賢者司馬光而已陛下至誠
 禮貌任以為相於是名儒舊德奮迅而起以彙而征太
 平之基已兆姦險之惡猶存而光不幸死矣不獨聖懷
 軫念亦使善類疚心何則姦險之人難退而易進苟引
 類而來陛下遲疑而不去則其漸將至于成羣此君子

所以為憂也所謂姦險之存者中書侍郎張璪也附麗以交結者林希也前日林希召試中書舍人諫官御史極言論列而天聽未回告命已下希既為中書屬官朝夕與璪謀議而希弟且為御史苟或上下交通則其類馴致誠恐非朝廷之福臣愚不肖誤蒙陛下拔擢夙夜思念少圖補報而狂瞽之言不足以感悟明主臣今非不知上忤大臣之意下失同列之情而中取怨於希所以惓惓愚忠上冒聖聽至於再三者深慮小人之浸長不顧一身之私謀伏望聖慈少加省察檢會臣前奏特行追寢則天下幸甚

癸酉詔林希為集賢殿修撰知蘇州陸長愈罷試館職侍御史王巖叟言大臣之罪莫深於挾私意以欺主

上莫險於急身謀以忘國家莫逆於懷姦心以圖後日之利有一於此皆所當誅而無赦按中書侍郎張璪不忠不孝欺罔先帝之罪不可言陛下隱忍含容不欲加誅且令備位政府今又踰年陛下之恩深矣至矣然璪既不知感又無悛心復陰結姦黨欲成私謀以害政事以危國家幸陛下洞照姦心黜其黨與新除中書舍人林希於外罷其所舉館職宣德郎陸長愈不得召試搢紳之士無不竦服皆謂睿明不可欺聖斷不可測清明之政不可亂天下幸甚自古姦臣不明其罪不正其罰則必揚言於人自以為無過而貽怨於上臣恐陛下於璪罪惡行之有所不暴盡之有所不明以失中外之意徒使姦心怏怏退有後言非所以嚴典刑厲大臣也伏

望陛下明白其罪行竄斥以示天下使姦臣知懼以為後世事君者之戒貼黃稱臣竊以既黜林希陸長愈則璪不可不行降黜以正其交結之罪勿宜復如蔡確使之僥倖善去令天下之人以為憤恨也惟陛下省察幸甚大抵姦臣為姦之狀難得而見幸而見之不可不行也今陛下行璪一人足以懲姦臣立黨之私矣璪挾私懷姦朋邪罔上如此若朝廷不重加貶謫反進職名與之善藩則他時大臣以勳勞均逸於外者將何以處之此不可不重也 定州路安撫司言北人田文等告獲姦細人翟安歸明乞推恩詔特與茶酒班殿侍添差充淮南指使仍依條給賞新制詔諸路坊郭第五等已上及單丁女戶寺觀第三等以上舊納免役錢並與減放

五分餘並全放仍自元祐二年為始其收到錢如逐處坊場河渡錢支酬衙前重難及綱運公人接送食錢不足方許以上項錢貼支餘並封樁以備緩急支用七月二十

一曰蘇轍奏當考明年孫升有言附正月末權知開封府謝景溫言明堂

大赦乞差推判官一員將帶人吏及法司一名與府界提刑分詣諸縣催促決遣該赦不合原免公事如內有久被禁繫根究未見本末證佐在遠所犯該徒已上罪令申解赴府斷遣杖已下即一面結絕及迄今後每遇非次疏決并冬夏仲季月盛暑嚴寒任京差官催促結絕之時本府亦依此施行所貴德澤下流獄事無滯從之 樞密院言臣僚奏馬軍教閱舊日除教御陣外更有教馬射法先五人次十人次二十人至全隊射皆重

行之字使馬行數多者即依此開行列透空發箭若接戰之際雖用人馬眾多施放各不相妨進則整齊有迎敵之勢退則曲折有待敵之形馬射之法此為便利近歲專用順鬃直射抹鞞背射法其散教之字馬射遂不教習緣直背射若以輕騎挑戰即可施用至如用眾則直背射不能重行蓋以進退皆向前取直發箭過致相妨則知之字馬射固不可廢也欲乞今後營閱排日內添入馬軍散射與直背射隔日牙教其散射法一依舊日之字使馬自五人至全隊射如此則臨遇大敵便於用眾乞依所請相兼教習從之新創

丁丑祕書監張問相度河北水事十一月二十二日丙子言河事舊傳可考

四月四日以右司郎中趙君錫為太常少卿 新授

京兆府教授劉絢除春秋博士從侍御史王巖叟薦也吏部侍郎傅堯俞言竊謂鄉村以人丁出力城郭以等第出財謂之差科相與助給公上古今之通道也臣不敢遠引為證自本朝百餘年間祖宗之法未有以城郭之財助鄉村之力者今而行之恐未為得凡公人未有不以官事與百姓接者一與關涉必肆誅求但事有大小時有疎數耳况胥吏日夕與百姓從事者乎故州縣之官不使公人多見百姓謂之能吏所以百端防檢恐其侵漁猶未能禁其一二今惟憂其不足乃無名取錢於坊郭以與之臣深所未論也其間固有勞逸不能均齊繫官吏之能否條禁之精粗惟當督責郡縣講求善法安在人人與錢哉昔者鄉村坊郭事體不同故各

安其分無有異論自免役之興不復分別今差役既還未有科配常情概見則似平允必令出錢願椿留以備緩急夫以天下之廣民物之眾事常藏於隱微發於人

之所忽邊鄙河防賊盜水旱豈可必其無有哉慶厯中羌賊叛擾借大姓李氏錢二十餘萬貫後與數人京官名日以償之頃歲河東用兵上等科配一戶至有萬緡之費力不能堪艱苦萬狀此皆以上下全盛之時取於民以爲助猶或如此況今民力疲弊國家指以爲用而不憂者免役寬剩錢耳蓋有時而盡烏能持久如聞天下主財利之臣不度朝廷大體襲觀望故態雖茶鹽酒稅常入之數不甚究心漸有虧失臣恐數年之後或至不足一有緩急將全取於民不惟人難克當必致誤事

誠能量使出辦錢物斂而藏之嚴敕有司不得輒用其科擾之事一切禁絕示以必信使人無疑則不徒無詞遂將欣懽奔走惟恐輸納之在後耳昨陝西兵興一路等第人戶流離奔迸無地藏匿京西州郡與之犬牙相接晏然無預人之憂樂如隔天壤今若積以爲備或一方有事轉而濟之是通天下之力不其均且易哉若取其財依舊科斂他日之患恐不但怨嗟而已臣嘗以是白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此乃國之遠圖民之實惠願陛下特斷而行之若用以資助役人臣未敢詳定今役法大議已定皆韓維等素所裁處如未遵用卽乞且修整頒降令州縣行用候見牴牾者隨加改正三二年間庶幾全備如以差法爲非自可復爲雇法不須無事徒

此紛紛今諸路文字近來方此改更何日成就臣聞陳

力就列不能者止此亦臣之不能為者陛下採用臣言

敢不悉心共職若謂臣言與議者不合不可施行乞依

蘇軾例許臣罷免詳定倘以臣上違朝旨將以誠救不

恪雖加重責臣不敢辭元祐元年九月二十二日罷詳定

己卯正議大夫中書侍郎張璪為光祿大夫資政殿學

士知鄭州臺諫彈章交上凡十數璪乃請外竟從優禮

罷去舊錄但云從其請今用新錄詔御史中丞劉摯

同侍御史王巖叟舉監察御史二員詔夏國告哀使

副赴闕見辭例物筵會買賣並依去年夏國母亾告哀

人例施行禮部尚書韓忠彥言夏國主卒遣使詣闕

告哀看詳欲權就垂簾日引使副并從人兩班朝見太

皇太后拜禮如閣門儀見畢退於殿門屏外立俟皇帝

坐卷簾再引兩班朝見如上儀朝辭準此其衣裝元豐

八年十月內夏國母告哀例使副素色三粘黑鞋蹠躩

亦聽服紫縵不用紅色錦繡從之太常寺言秉常卒

合輟視朝三日緣在諒闇中於禮不舉哀掛服從之

措置熙河蘭會路經制財用所上修築蘭州西關堡利

害詔劉舜卿審度合如何措置不致生事及具圖以聞

七月六日又十一月二十二日

庚辰宰臣親王執政近臣等分詣觀寺恭謝以明堂禮

畢在諒闇故也

癸未權發遣慶州范純粹乞回納一官換冠帔授所生

母樂壽縣太君張氏詔特賜不為例右司諫王覲言

臣聞利不百不變法凡法之所以變非得已也使利害等均而徒有變更之勞則不待明智不惑之士而後知其不足爲矣彼中才之憚煩者皆不爲也況利少害多而可以輕變成法哉臣竊見今年九月九日朝旨節文內外馬事並隸太僕寺直達尙書省更不經由駕部車營致遠務鞍轡庫駝坊皮剝所養象所並專隸駕部臣竊謂此可以敗壞官制而未見爲利之實也夫自李唐失政官制紊亂久矣聖朝祖宗以來初則有東征西討之憂旣混一區宇之後方務休養元元故於修備官制有所未暇也至神宗慨然憫之于是講求厯世之墜典造新一代之成憲正名百職建復六聯上下相維各有分守此真得唐虞三代建官之美意也後世所當謹守

而勿失今朝廷以馬政久廢而推行牧養之法固太僕駕部之職矣若使太僕舊隸駕部而其修職事于牧養之法未見其害也使車營致遠等務不隸太僕而領于省曹于牧養之法未見其利也利害未分而徒本末失敘官制復隳臣不知其可也且場務惡隸寺監寺監惡隸省曹乃官吏不恤法度者之常情顧朝廷處之如何耳伏望聖慈宣諭執政大臣無以牧馬一事而輕壞官制追還九月九日朝旨別降指揮施行貼黃言先朝造新官制於古義皆有按據若推行之際見其未盡乃當修成何無故廢壞臣伏見今年八月二十日敕節文高麗貢奉皆係管勾所檢勘依條格申所轄鴻臚寺其本寺不以事體大小皆不與奪勘會處分但騰申主客取

候指揮今後高麗夏國遇入貢應干排備所須之事並令管勾同文館所都亭西駟所徑申所屬曹部施行更不經由鴻臚寺臣竊謂鴻臚寺不與奪處分誠為非是然若非省曹不稍假以權而致其不敢與奪即是鴻臚寺不任職也此皆罪在官吏乃非官制之過豈可因官吏之罪而廢省曹寺監上下相維之序哉夫蕃夷入貢合責辦鴻臚者今奪而專之於省曹是省曹辦事敏於寺也馬事措置合經由省曹者今析而擅之于太僕是寺之辦事敏於省曹也名實則同而緩急工拙之間何其異也故論者以謂均是省曹一則奪寺事而專之一則雖其所屬之寺事不得預焉均是寺也一則併省曹之事而專之一則雖其本寺之事不得預焉果何義也

若謂減去經歷之處然後事可以速集而無害則非獨鴻臚太僕而省曹寺監上下維持之序可存者少矣法

度如此豈經遠之道聖慈詳酌觀自注云九月二十八日奏此九月九日朝旨

當是九月七日也王存奏云九月七日聖旨與兵部

觀奏不同聖旨已附九月七日今列存奏于後尚書王存奏臣等竊惟朝廷以馬事專隸太僕不令駕

部關預此于牧政未見利害然而事繫省曹紀綱恐自

此寢成隳紊臣等思慮所及不敢嘿嘿先帝閱歷代官

制殺亂命官置局講求堯舜三代之制參以唐典正省

臺寺監之職使官有分守事有統制上下相維著成大

典以貽後嗣為萬世之守也推行之初特敕寺監於尚

書六曹隨事統屬又申論中外曰人各有分然後安官

各有守然後治是以大正百職復建六聯如被選之人

不循分守敢有僭紊執政官委御史臺奏尙書而下聽
長官糾劾中外臣子具聞德音今奉行已逾四年未見
有害一旦乃因有司僭紊申請從而改更臣竊以爲過
矣大率官司樂於自專不欲有所統屬今日太僕旣許
不隸駕部異時太常又將乞不隸禮部其他寺監各務
專達無復分守則上下紛亂官制之壞自此始矣臣誠
不忍先帝竭精致慮再歲而成之一旦用有司僭紊申
請而壞之書曰有典有則貽厥子孫蓋六官之制備于
成周乃先王典則萬世可守者也六官之壞乃雜建諸
司苟務趨辦唐末五季之事也方太皇太后擁佑聖躬
制政房闈在位百執事尤宜謹守法度不可徇有司一
時之請而隳先帝已成之制自頃官局有爲害于時法

令有不便於眾一切更張其誰不服至於省臺寺監所
分職事皆本先王制治之法其間或有迂滯不通量加
裁正使便于行事無所不可若因而致有隳紊不惟於
事體可惜且恐非繼志述事之義也伏乞少加聖慮以
先帝制詔示執政大臣自非有害于民毋輒輕改有司
僭紊申請宜依令施行庶幾治世之典不至寢有隳壞
貼黃先帝權置經制牧馬司當時指揮不隸駕部蓋爲
別是一司創行經畫非同寺監自有分職檢會元豐七
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敕諸官司庫倉事不可專行及無
法式須申請者並申所屬寺監不可專行並須隨事申
尙書本部本部不可專行卽勘當上省蓋上下分守內
外事務行有次第則不相凌越今來許寺監直達已得

朝旨方下省部施行不惟其間事有利害不相照應兼
 本末倒置於理未順朝廷若為修復馬政恐經由駕部
 或致迂滯則當督責本部務相協濟或寺監事有急速
 即許其直達自餘並合關由省部如此則於法制無礙
 十二月十四日又改此指揮監察御史孫升奏編類章疏元年祖
 宗之用人創業佐命如趙普守成致理如王旦受遺定
 策如韓琦此三人者文章學問不見于世然觀其德業
 器識功烈行治近日輔相未有其比而王安石擅名世
 之學為一代文宗方其居討論潤色之職陳古今治亂
 之言朝廷為之側席中外莫不引頸一旦遭遇聖明進
 居大任至言不踐舊學都捐擯斥忠良棄眾自用趨近
 利無遠識施設之方一出於私智以蓋天下之聰明由

是言之則輔佐經綸之業不在乎文章學問也伏望陛
 下臨政以來審擇臺輔尊用老成遐邇懷仁邊隅嚮德
 天下四方忠義端良之士豪傑俊偉之材俱收並用無
 或棄遺所謂千載一時也臣不勝大願願陛下選任左
 右輔弼必先乎德業器識無取乎文學聲名貼黃言蘇
 軾文章學問中外所服然德業器識有所不足此所以
 不能自重坐譏訕得罪于先朝也今起自謫籍曾未逾
 年為翰林學士討論古今潤色帝業可謂極其任矣不
 可以加矣若或輔佐經綸則願陛下以王安石為戒
 翰林學士蘇軾言臣聞之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
 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子法天恭己正南面守法度信
 賞罰而天下治三代令王莫不由此若天下大事安危

所繫心之精微法令有不能盡則天子乃言在三代為
訓誥誓命自漢以下為制詔皆所以鼓舞天下不輕用
也若每行事立法之外必以王言隨而丁甯之則是朝
廷自輕其法以為不丁甯則未必行也言既屢出雖復
丁甯人亦不信今者十科之舉乃朝廷政令之一耳況
已立法或不如所舉舉主從貢舉非其人律犯正入己
賊舉主加三等坐之若受賄徇私罪名重者自當從重
雖見為執政亦降官示罰臣謂立法不為不重若以為
未足又從而降詔則是詔不勝降矣臣請畧舉今年朝
廷所行薦舉之法凡有七事舉轉運提刑一也舉館職
二也舉通判三也舉官四也舉重法縣令五也舉經明
行修六也舉十科為七七事輕重畧等若十科當降詔

則六事不可不降今後一事一詔則褻慢王言莫甚於

此若但取諫官之意或降或否則其義安在臣願戒敕

執政但守法度信賞罰重惜王言以待大事而發則天

下聳然敢不敬應所有前件降詔臣不敢撰軾除學士

二日不知此章以何時上今依軾集附月未十科說不

降詔必是從軾所請也又不知諫官誰欲降詔當考十

月二十六日左司諫朱光庭請申敕朱光庭王觀既

內外臣寮十科無或援小人詔從之遷司諫左右正言久闕不補元二年九月十二日光庭觀

除丁騭為右正言巖叟論侍御史王巖叟言臣竊以求

言不厭廣納善不厭多言不廣則不足以盡天下之情

善不多則不足以成大聖人之德詩曰先民有言詢于

芻蕘芻蕘之賤猶不遺而問之況於賢士大夫哉經曰

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夫苟得其人亦

足矣何必七人之眾哉蓋所寶者大則所資者不可以不博此聖人之心也三代以降千古相望其間誠心好諫不過數君而已固未有如陛下聽政之初首以求言為事發於慘怛連下詔書海內之弊使人人得以上聞而虛心以聽銳意以行不待踰年而朝廷清明天下休息復見祖宗之盛也然臣區區愚忠尚欲有以廣聰明而躋聖德者不能自已也惟陛下采納國家倣近古之制諫官置員纔六人而已方之先王已自為少今復左右正言缺而不補臣所未諭豈以治道已清而無事於言耶人材難稱而不若虛其位耶二者皆非臣之所以望於今日者也治道雖清而扶持保固正欲得賢人材難稱而搜揚揀拔正欲用意恃已治而忽于聞過則恐

治道或損謂材難而曠於任官則恐正人浸孤今多士盈庭豈可無擇伏望聖慈詔補諫臣無令久空其職強大既安之國勢緝熙已就之聖功又言天下之事度而知之不如耳聞其說耳聞其說不如目覩其真今四海之大萬里之遠民情之利害不可以概言風俗之美惡不可以凡舉人材之賢不肖不可以互知竊以陛下所賴以察四方之事達四方之情者言路數人而已而專用一方之人非所以廣聰明於天下也臣願陛下常於言路參用四方之士天下幸甚

言路專用一方之人當

年四月八日為允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八十八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八十八

七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八十九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元年十月乙酉朔以朝請大夫廣南西路轉運副

使楚潛知處州蘇軾輪楚潛朝散郎權廣南西路轉運

副使高鑄為廣南東路轉運副使王巖叟嘗論鑄三

省言熙河蘭會路五州軍歲支官錢二千五百緡建水

陸道場追薦漢蕃亡將兵而逐州僧道不及二三十人

請裁減詔歲支五百緡新制

丙戌殿中侍御史林旦為淮南路轉運副使監察御史

孫升為殿中侍御史朝奉郎王古為工部員外郎校書

郎黃庭堅充實錄院檢討官 禮部太常寺言鴻臚卿

孔宗翰奏伏見先臣孔子之後世襲封爵一人自西漢以來有褒成侯之國至魏晉以降又有奉聖宗聖崇聖之號其名不一皆有實封或以百縑奉祀聖朝祖宗以來益加崇奉真宗東封禮畢親幸儒廟恩禮備至貴道之美輝映今古襲封公爵至今不絕然名有未正必待聖朝而正之蓋襲封嗣爵本為侍祠今乃兼領他官不在故郡欲乞今後不使襲封之人更兼他職并別請俸終身使在鄉里本廟元差洒掃戶五十人看林戶五人熙甯中朝廷裁減役人議者欲役錢寬剩遂減作三十人其看林戶只有三人昔慶厯中梁適知兗州乞以廂軍代廟戶并裁減人數時執政欲從適之請獨范仲淹云此與尋常利害不同自是聖主崇禮先師之事仁義

可息斯此人可減今日雖行他時必復之執政遂已今乞裁酌施行及臣僚言孔子廟貌國家之所常奉而錫田之數不足賜族人襲封雖存未免執事奔走甚非所以尊榮之意今看詳典故自漢魏以來莫不封孔子之後優賜田邑然未嘗明立制度故承祠之禮有時而盛衰國朝褒崇先聖日益隆厚真宗皇帝又嘗賜經史於其家使兗州擇儒生講授有以見祖宗尊奉聖祀度越前代今參議欲依所請釐定典禮命官以司其用度立學以訓其子孫則朝廷崇儒尊道之意厚矣今襲封衍聖公專主祠事添助田百頃供祭祀外許均贍族人差洒掃戶五十人看林戶五人竝依舊法賜書置教授一員教諭本家子弟如鄰近鄉人欲從學者聽改衍聖公

為奉聖公及刪定家祭冕服等制度頒賜施行從之

詔內侍押班梁惟簡在太皇太后殿祇候近二十年累

有勤績今轉出可特與帶遙郡刺史不為例權中書舍

人蘇轍言轍以九月十二日除起居郎十一月二十四日除中書舍人臣竊見梁惟簡

人也權中書舍人自轍始當考呂氏家旬月之間三度超擢皆以自前法外僥倖特恩為比仍

言它人不得援例初自御藥超帶御器械及前省兩資

改所寄文思副使權入後省只此一轉已是內臣進用

之極中外驚怪皆有議論次又以坤成節奏薦恩澤兩

重特轉兩官於法以特恩轉官者自文思副使當轉皇

城副使又以持旨轉供備庫使臣於此時當撰告詞以

其事未至太甚未敢輒有論奏曾未旬日今又以罷本

殿祇候與轉一官若依舊法自供備庫使當轉西京左

藏庫使耳今乃更超文思左藏皇城使三資直帶遙郡

刺史臣若不早論救必將大致紛紜竊謂朝廷非常特

恩當以待人臣非常之功今惟簡之為人臣所不知但

見其給事宮省歲月稍深不過勤謹自將別無非常功

効而三度冒居此寵皆非祖宗舊法臣竊見太皇太后

陛下自臨御以來肅清中禁抑損外戚私謁不行濫恩

盡去謹守法度自古所未嘗有豈肯於近習之臣獨開

僥倖之路必由條例委曲聖意未暇一一盡詳而大臣

不能守法失於開陳致此過當不然豈陛下能以法度

繩治外家親戚而獨不能以制內臣哉若惟簡別有出

眾功勞即乞宣示其狀令有司覈實以服中外之言臣

頃以不才濫處言責每因進對輒蒙天獎嘗欲捐軀以報知遇不敢循默上負恩德所有告詞臣未敢撰初惟簡除內侍押班權管入內押班事范純仁等累諫未允韓維於簾前爭之尤力及惟簡遷官轍繳還詞頭維因面奏論內降且言仁宗寬仁每若近習貴戚倖求恩澤宣諭執政卿等但依公執奏可以寢罷臣備位執政自可執奏不敢避人怨憎惟簡遂罷遷官此據韓維傳八月十八日除押班九月十七日詔賜諸州諸路轉運提刑司厯先是除皇城副使歲以新厯賜守土監司官罷聽以厯自隨知衛州王哲請以厯賜有司而不賜其人詔并賜之定州路都總管司請馬軍係於六月分內闕馬聽自出錢買馬從之

新無當考

樞密院言東南一十三將自團將以來未曾均

定出戍路分及不隸將兵內有出戍窠名數少所管指揮數多去處未得均當欲除廣南東西兩路駐劄三將只充本路守禦差使及處州第六將全永州第九將準備廣南東西路緩急勾抽策應竝不差戍他路餘八將及不隸將兵依均定路分都鈐轄司駐泊分擘差使內將兵不隸將兵路分卻於自京差撥步軍前去補戍候將兵回日卻行勾抽從之

丁亥戶部言陝西制置解鹽司奏慶厯八年朝旨范祥擘畫更改解鹽事內延慶渭原環鎮戎保安順德等八州軍乞禁權客鹽官自立額一萬五千五百席貨賣許客旅將解鹽於指定八州軍折博務入納依立定鹽價并加饒錢算給交引所納鹽貨令逐州軍相度立額分

擘與外鎮縣城寨出賣將八州軍官賣解鹽一依范祥舊法許本司判給公憑召客人自用財本指射入納據合支還客人鹽價錢數將轉運司糴買年額鹽鈔紐算支給其出賣到鹽錢都應副轉運司糴買又奏檢準嘉祐二年朝旨制置解鹽范祥奏客人與販不行乞舉差承務郎以上一員於在京置場令將擘畫鹽鈔出賣見錢依舊於在京都鹽院置庫收納錢鹽乞先後有降解鹽額鈔更不下轉運司仍於前一年冬季內一併起發到本司委自本司依逐州軍合得年額相度緊慢支給只許入納見錢出賣其外鎮縣城寨糴買錢數依此施行慮法行之初轉運司若无糴本乞依近降朝旨將諸司糴買竝罷止令轉運司糴買今後止絕諸司不得販

賣雖有專一朝旨亦許本司執奏所有諸司日前買下鈔數乞委本司拘收候民間鹽鈔稀少相度出賣還錢今後如本路緩急闕錢須合朝廷應副更不支降見錢公據只將所賜錢在京封樁依數權許別給鹽錢委自本司不拘常制選差官就彼置場相度每席量減三二百文收買近年以來鹽鈔別立印號及舊鈔別號新鈔年月行使如此之類今後竝乞禁止本部看詳請候民間積滯鹽鈔少日如有朝廷應副本路見錢委自本部相度依此施行所有鹽價元定每席六緡難議改易兼元豐六年七月朝廷以見錢給賜陝西轉運司支用本司差官就京請領收買紬絹銀等赴陝西除腳乘外尙獲厚息今來應副陝西錢欲乞依此擘畫不須給降公

據并額請鹽鈔從之舊錄因呂大忠奏議刪修今用之
刪修舊本頗多窒礙不相照處合更參取增入新本
部言陝西制置解鹽司奏慶厯八年朝旨范祥議改解
鹽事內延慶渭原環鎮戎保安德順等八州軍禁舊法
其出賣到鹽錢以給轉運司糴買又奏檢一嘉祐二年
京置場合將鹽鈔出賣見錢都鹽院置庫收上嘉祐二年
有降解鹽額鈔更不轉運司委自本司依逐州今後
得司額支給又慮行法得初轉運司無糴本乞只令轉
乞委本司拘收候候積鹽鈔少相度日出賣歸其錢諸
司本路見錢委自本相度有鹽鈔稀少日朝延或應副
議減易兼元豐六年七月朝所領以見錢給賜陝西轉
司支用本司差官就京副領收買細絹等赴陝西除
脚乘外尚獲厚息今來應副陝西錢欲乞依此從之九
云云可參考 詔奉議郎前太府寺丞王璋許守本官
 依舊太府寺丞分司南京今後應自請分司並帶職事
 官璋以疾自陳故也 樞密院言將副就移別將副者

通補前任月日滿三年替所補不及一年願再滿一任
 者聽卽副將陞正將使臣初移副者竝別理三年滿替
 從之

戊子詔內地及川廣知州通判除堂除人外竝以三十
 月為任十六年十二月二日可考 詔戶部以減罷倉部郎中一

員許復置專句覆案并印發諸色鈔引 又詔新投資
 政殿學士知鄭州張瓌不許辭免明堂大禮支賜瓌為
 中書侍郎以疾在告禮畢執政官例有賜不與祭者當
 罷故特給之 吏部請本貫川人聽三班內一任歸川
 其因酬獎得家便優便及不拘路分者亦不注川闕從
 之

己丑刑部請開封府告獲造偽殺傷等事合官給賞錢

者竝於本府賊盜賞錢內支從之

無新

庚寅知汝州正議大夫章惇知揚州

十八日王巖叟朱光庭呂公著等論

列依舊知汝州呂大防政目六日章惇知揚州又

散大夫王令圖為都水使者

吏部侍郎傅堯俞罷詳

定役法從所請也

九月二十日堯俞辭

內侍押班梁惟簡管勾

景靈宮

詔應試中館職者內選人除試正字改官請

俸等竝依太學博士法未陞朝官除校書郎陞朝官除

祕閣校理正字供職四年除祕閣校理仍候改寄祿官

日除校書郎供職二年除集賢校理祕書郎著作佐郎

比集賢祕閣校理著作郎比直集賢院直祕閣

三省

奏臣僚上言朝廷立差役之法許私自雇人州縣行之

已有次序近朝旨弓手一役卻令正身祇應恐公私未

便詔應弓手正身不願充役者許雇募充弓手得力之

人仍不得過元募法雇錢之數令府界提點司逐路轉

運司相度施行 御史中丞劉摯言臣竊意朝廷必以

差法初行弓手一役乍差鄉戶未習捕盜次第而舊日

應募之人一旦放罷或無所業挾其素藝去而為盜故

降今來指揮欲以權其始而待其成臣竊以謂二者非

所宜憂也蓋差役方復事未就緒若假以歲月則法自

成而事定矣昨三月十七日敕弓手曾經鬪戰緝捕有

功者雖無戶等特與存留則收拾舊人已有此法且弓

手不可不用差法者蓋鄉人在役則不獨在家丁子弟

之助至於親族婚姻及其里落之眾莫不為之營援同

其休戚一有捕限則人人張耳目出方略以求盜賊又

其休戚一有捕限則人人張耳目出方略以求盜賊又

其土著自重故無逃遁之患此乃從弓手得賊所以常
多於它警捕之人而祖宗以來弓手所以必用正身也
自行雇募以來盜寇充斥蓋所募浮惰之人不任其責
差之與雇利害如此然則祖宗之法豈無意哉行之百
餘年不聞上等戶以爲不便而願雇人也夫上之使民
使其出力則易使其出錢則難此古今之通義易曉也
今朝廷指揮雖云不願充役方許雇人然官司上下利
者舊人慣熟或以人情畱占必須沮斥新戶使之雇人
安能見其願與不願之情臣深恐被差之人歲出緡錢
不易卻須歸怨差法姦人因而可以搖動議論兼天下
徭役重輕州縣風俗異宜固當隨方制之不可槩以一
法臣觀五路弓手熙甯以前正身充役之時最號彊勁

往往逐名家自養馬其材藝捕緝勝於它路近日復差
以來受帖就役皆已試之效亦不聞其不樂而願出錢
雇人也訪聞惟是川蜀江浙等路昨差至第一等人戶
充役皆習於驕脆不肯出力爲公家任捕察之責故甯
出資雇代自以爲便然此皆一偏之利而議者不察遂
乃一例變動成法今朝廷若未肯追寢許雇之命必欲
委曲徇民則宜分別利害大小權爲之制自來盜賊最
多及弓手正身久有成効者無如五路臣欲乞五路弓
手竝依祖宗舊法及今年七月三日申明聖旨指揮須
得正身祇應外其餘路分卽依今月七日指揮仍乞將
舊有戶等差役者及前項曾經戰鬪有功存畱者輿情
願雇人者三色通計不得過正額一半人數所貴新舊

相兼漸熟捕盜事體其三色人數內遇有闕額止行差捕則一二年間差法成就雇可罷矣朝廷立法不可以事初二小害概壞大體所謂弓手正身之小害者惟是南方上等入戶其子弟多修學爲舉人故爲未便造起浮言以惑議者之聽殊不知每歲出緡錢雇代其久遠之害不細也兼祖宗以來行正身充役之法通於天下已百有餘年曾不聞其不便今朝旨雖欲周順人情下許雇之法然止可作權時指揮宜立限一年或二年候人情習熟欲罷代法伏乞詳臣今來所請事理特賜施行外其許雇路分仍乞相度入戶二丁以下方聽依近制雇人代役 侍御史王巖叟言臣竊詳弓手一役令正身祇應極爲允當不當更有此指揮按差役舊法

諸色公人固有許私自雇人替名者惟弓手竝須正身充役蓋有深意正爲弓手人人自愛惜督之捕盜有畏懼罪責之心又其婚姻親戚布在村落人人皆與爲耳目有易於緝捕之勢一境之內賴之以安者鄉戶正身弓手也祖宗以來行之有已然之效熙甯變法旣用雇募又復減人寇攘爲之縱橫郡縣無以爲計近自陛下復行差法弓手竝用正身又添人數四方來者更言其便盜賊衰息善良安堵又皆已試之驗況天下弓手自行雇役以來減削殆盡三路縣分有止存八人之處其間亦多是元係戶等今來已往往就差充役此外合放罷者所在無幾其有色役可容替名何憂失業豈可苟因不切事情之偏辭遂更已見功效之成法使天下復

以為疑伏望聖慈特賜詳察更不施行許弓手雇替指
揮以信號令以嚴紀綱貼黃稱臣願陛下主張差役大
法勿容異議稍有變更使天下之人復受其弊臣昨因
司馬光薨會上章為陛下言今天下事大定矣民安且
樂矣惟在陛下持之益堅信之益篤勿有所移則天下
幸甚伏望聖慈於聽言之際每加省察臣愚不勝至懇
昨罷保甲之初說者亦多云必將聚為羣盜而人人復
業樂生無為州縣之害者今放罷弓手孰與保甲之多
寡何傷於事而勞過計如此事初雖小有未安不久亦
自當着業此非朝廷之所患也正當患卻用雇人則盜
賊復將不可戢矣自來雇募之人往往無家不堪倚仗
尤於捕盜莫肯用心州縣常以為患今幸得差鄉戶正

身安可復許雇替開無窮之弊也

擊嚴叟言從違當考明年正月九月十九

日蘇軾自辨策問有及此者

監察御史上官均言臣昨於今月初

三日嘗具奏論差役之法其一以為在寬民力欲乞逐
等色役立三番之法使休閒之日多供役之日少則民
自裕於衣食此誠役法之要在陛下深詔有司詳講而
熟計之以惠天下臣竊以東南言之役之最重者莫如
衙前其次弓手今來東南長名衙前招募既足所差不
及上戶上戶之民必差弓手則是以上戶就中戶之役
實為優幸何以言之熙甯以前上戶係差衙前每一次
差役多者費至千緡其後出助役錢每歲多者亦至數
百緡今來既充弓手每歲所出不過四十千每一役五
年其費止二百千比之前日實為優輕上戶之產厚下

戶之產薄而例皆五年一替實爲不均大率差役之行
上戶產厚而役輕下戶產薄而無役所當寬恤正在中
戶今欲裕中戶之民則在增上戶之役設如第二等戶
差弓手役以五年一替第一等戶產業既厚每差弓手
宜增年數蓋上戶產業本等中又分五等其最厚者宜
役十年而罷其次九年以至六年弓手一役今來既許
雇人則雖十年一替所費止四百千於上等人戶別無
妨廢如所雇人役及五年願替者許別雇人承替蓋自
來衙前亦隨產業稅錢多少銷折重難分數今來上等
人戶亦宜就本等厚薄遞增差役年數上等人戶入役
既加年數則中等人戶自然寬裕此損有餘以補不足
之術也臣竊見十月六日指揮應弓手正身不願充役

者許雇曾募充弓手得力之人臣竊思此法公私最便
而議者或以爲皇祐以前弓手率用正身產業既厚則
自愛惜而重犯法又有鄉黨親戚以爲耳目其於捕盜
最爲得力今既用游手浮浪之民實爲非便臣以爲不
然自古用兵之法使愚使勇使貪蓋勇則輕死不憚強
敵彼愿慙畏法者使之承符帖追逮邑民則可矣俾之
冒白刃不顧死與賊角勝豈其所長哉自古爲將聞募
士以戰者有矣未聞驅畏法自愛之民以求勝也又自
熙甯以前弓手之役例差第二等以下人戶今來既差
及上戶而上戶之民平居自養乘堅策肥薄材綿力强
以捕盜豈其所長哉又有兩丁爲儒或皆孱弱不足任
使驅以就役是禁其爲學而強其不能於公則不適用

於私則非所便豈法之善哉臣竊見兩浙諸邑差正身充弓手至有涕泣以辭免者此利害可見矣蓋弓手之役異於他役須強悍敢鬪輕死募賞者爲可任使彼富足而孱弱者旣怯於鬪又無募賞之心豈若就雇之人爲可用哉又況就雇之民亦生長於閭里人情諳熟盜賊所發豈無故舊親戚爲之耳目哉自熙甯以來行募役之法是時不聞盜賊所至充斥豈雇募弓手之累哉又今來立法許雇曾充弓手得力之人彼當役人戶旣自選雇以身保任必加詳擇得力有行止之人比往時泛加招募宜有間矣議者又以爲五路之民勇悍募賞樂以正身充應弓手今旣召雇恐不足以捕盜臣以爲不然今來立法應弓手正身不願充役者許雇得力之

人聽其便爾非謂不許以正身在官也彼五路之民旣勇悍慕賞樂以正身充應烏有不可哉大抵爲國制法可因否革與時變通要以便民爲本皇祐役法於今損益固非一二豈必膠於新舊哉願陛下參酌古今之宜斷以不惑庶幾法無屢變吏有常守民獲安便 禮部言戶部關準敕戶部尙書廳置拘轄一司按舊三司所管場務官制後竝不曾差官點檢欲乞除依條所轄寺監季點外如不係本部所轄場務亦依此關所屬點檢乞報本部照今後郎官與寺監官互輪季點今詳諸坊庫雖舊係三司主行之事緣見隸本部所轄若候到別部移文方行點檢於理未順欲乞每季終本部郎官與光祿寺官依今來朝旨互輪點檢更不候戶部關報如

有點檢係戶部事即行關報其餘諸部亦合依此從之

新本 戶部言嘉祐中中書劄子解鹽鈔立定一百六

十六萬三千四百緡為年額今相度歲給解鹽鈔欲以

二百萬緡為額買馬之類並在數內其應係見錢公據

竝乞寢罷庶不侵害鈔法候將來民間積滯鹽鈔稀少

價直平日其歲給之鈔別奏取朝旨節次增給以助經

費從之元豐二年二月丙辰以二百二十四萬緡為額當考此月三日云云可參考 右司

諫王覲言臣伏見臣僚上言乞罷進納入出官及裁減

蔭補特奏名并胥吏入流人數已係給事中中書舍人

左右司郎官等同共看詳臣竊聞尚書都官軍大將等

共以一千二百人為額其以磨勘及功勞酬賞改轉借

職殿侍差使者歲數千人於入流最為冗濫今額常不

足逐旋收補而已而侍郎右選乃以使臣員多闕少差

注不行臣愚以謂軍大將等合勾當綱運內擇其可以

令近下使臣管勾者或理住程或當短使優與請給酬

賞即使臣願就者必多不惟逐歲可漸減出官人數兼

侍郎右選得闕次稍增易為差注使待次日久貧困之

人早得請給不為無補其軍大將等員額據合用人數

外不願放罷者且令與使臣相兼差使候有闕更不招

填伏望聖慈指揮下有司與前項裁減入流事一處相

度施行貼黃稱軍大將等雖以一千二百人為額見今

不及千人故不住招填惟勾當在京場務百餘人內有

帳籍難成之處號為繁重其餘管押綱運者多可差近

下使臣勾當況今天下綱運已差使臣勾當者不少即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知押綱運大將顯然可以消滅恐議者以謂大將等既
減去綱運專令充繁重場務專副非便臣竊謂京師場
務所謂繁重者惟在帳籍其造帳目可別作處置臣伏
見天下州郡場務甚有出納浩瀚之處其專副及造帳
人管勾逐年帳籍無不如期而畢獨京師場務帳籍難
成者但立法未善而已觀自注十月六日上殿劄子
八月二十六日上官均云云

辛卯復象州武化縣

壬辰夏國主嗣子乾順以父秉常卒遣呂則依綱裕瑪

等八人告哀四月十日賜詔右僕射呂公著提舉修神宗

皇帝實錄 右司諫王覲言諫官職事凡執政過舉政

刑差謬皆得彈奏雖在中書後省供職即不可如中書

其它屬官時與執政相見欲乞今後中書舍人暫闕亦

不許差諫官兼權從之時中書批狀令覲兼權故也九月

十六日看詳訴理所言準朝旨取索元豐以來大理

寺開封府御史臺斷遣過因內降探報公事元犯斷遣

刑名看詳內有不合受理情可矜恕者具事理以聞其

殿前馬步軍司自元豐元年後應準內降公事案未審

合與不合取索看詳詔如因人陳訴許取索看詳無新

兵部言欲乞今後應呈試武藝人依條合授品官者從

本部關吏部奏擬給告差使已下從本部依蕃官例施

行從之無新復廣州信安鎮為縣 同知樞密院安燾

乞補外郡不許 御史中丞劉摯言臣昨於九月八日

曾言神宗皇帝顧命大臣不可盡去宜於張瑛等三人

內罷瑛以安天下畱安燾李清臣以全國體後來蒙聖

慈因瑛有請進其官職使之外補今聞燾亦復上章居
家辭位臣未審陛下何以處之將以臣前日之言爲是
而留燾耶將以臣言爲非而去燾耶燾與清臣固知其
皆常才也方蔡確章惇張瑛朋姦結黨害政之時燾等
身爲丞輔無所救正以順隨人以保祿位誠非大臣之
節然比之確輩則其罪有間矣故臣前後力疏確輩三
四人姦邪乞必行黜責而未嘗及燾等之去雖燾自同
知密院遷知院臣但曾論其超越而不言其可罷者蓋
欲且逐大罪而不欲陛下臨政之始盡去舊臣故也今
燾若得請而退則清臣勢不敢留繼須請罷陛下雖欲
不聽而清臣義不自安矣臣深慮人情不察以謂先帝
棄天下方逾年而受遺之臣一旦盡去轉相議論無所

不及其於盛德之治不爲無損然則二人之去不足道
而所繫者朝廷大禮也臣叨長風憲今乃建言以留執
政若論其迹則似乎非宜若考其理則臣之區區欲以
今日之得失後日之是非告於陛下庶幾有補萬一雖
以嫌疑得罪固無所憾臣亦非謂燾與清臣宜在廟堂
也止欲借二人存之於位以全國家大體以成就陛下
不忘舊臣之意而解天下疑異之論如斯而已伏望聖
明再思審慮無聽燾之去臣不勝愚款貼黃稱臣向因
上殿累次面奉德音云欲留先朝舊人此誠陛下聖謀
神慮及於久遠非眾人之所能至也眾入但見無補於
國者皆欲去之不思它日利害也然而舊人中懷私作
過之甚者雖曰舊人不可不去如確輩三四人是也其

它雖碌碌常才然不能為大害於聖政者當且存之以副前日陛下宣諭欲留舊人之意則今日熹與清臣是也臣蒙國厚恩苟有可言不敢自外以避嫌疑安熹以十月八日乞罷此據蘇軾內制劉摯上章右司諫王覲言臣

亦以十月八日此據雜錄第三冊竊聞同知樞密院安熹家居請郡臣愚不知聖意之所

在將聽其去耶不聽其去耶臣伏見安熹與李清臣才

能皆無足以過人者當蔡確韓縝章惇張璪當國用事

之際熹清臣惟務順從不能有所建明方是時不惟確

縝惇璪為可去而熹清臣亦可去也然諫官御史交章

列疏其言確縝惇璪之惡而罕及熹清臣者蓋知蠹政

害物之根本惟在確縝惇璪而熹清臣本非為惡之人

雖務順從其情可恕故言雖或及而不力也昨者清臣

自尚書右丞除左丞論者謂清臣雖序遷而常才不可

以更有進擢臣之說亦如是也熹自同知樞密院除知

樞密院論者以謂熹從執政下列而直出門下侍郎之

上超躡太甚臣之說亦如是也蓋其時確縝惇璪未盡

去小人之黨方熾當得全才重德之人進為輔相以肅

清邪黨而熹清臣素乏骨鯁之譽無足賴者然言者猶

止於朝廷不宜更升遷而已未嘗欲陛下逐而去之也

今確縝惇璪皆已罷黜邪黨既清先帝之舊執政惟熹

清臣在焉陛下若遂聽其去則過甚矣蓋熹若去即清

臣迹亦不安而復須求去其勢然也臣向論縝璪姦邪

累蒙陛下宣諭欲存留舊人此聖度高遠過於常情萬

萬然縝璪姦邪顯著勢不可留以害政故終為眾論之

所不容陛下必欲留舊人燾清臣可留也燾清臣雖常才而留之無害於聖政去之有損於國體此公論也臣竊見言事臣僚惟務以彈劾為事今燾之求去彼雖或知其留之為便而不少肯為陛下言者避嫌疑也臣不敢以嫌疑之故不盡忠於陛下惟聖慈詳酌貼黃稱確縝惇瑛若稍持心近厚而無怙終之意則言事官豈肯力詆其惡陛下豈肯皆令罷去哉蓋出於不得已而天下之公論亦以為宜也今安燾請郡未有顯過陛下若從其請則異意之人必謂陛下但欲盡逐舊人雖過惡未著亦聽其去焉故臣之區區竊謂止可令燾清臣且安其職以成陛下存留舊人之美意也惟聖慈察之又言臣為有目疾親書不得此狀係令本家子弟書寫不

敢洩漏

觀自注亦云十月八日

癸巳陝西西路轉運司言乞依涇原路安撫司已得朝

旨將在城與廂軍候工役稍隙輟那併工采刈白草以

減收買稗草之費詔敕令所立法

新無此與劉昌祚相關

甲午詔諸路蕃官敘班依元例並在漢官之下內係漢

官差還人樞密院別降指揮從環慶路經略司申明故

也

范純粹奏在四月十二日范子諒云云當并考

乙未詔鄭滑州保甲撥隸京西路仍依本路法屬戶部

勿隸府界

新無

戶部言昨察訪永興等路常平免役李

承之奏階州福津將利縣界出產土石等鹽可以置場

權買定價出賣若比較每年所收息役錢數各有增剩

經久可行其條畫措置令陝西制置解鹽相度申請從

之吏部言知州通判昨以三年為一任依條係選處去替一年餘到任十月使闕今來既竝以三十個月為任其使闕月限欲乞應知州通判到任半年餘竝去替一年使闕從之

丙申左屯衛大將軍檢校司空郭逵落致仕守本官知

潞州又詔以大禮特賜郭逵銀絹羊酒以逵嘗任同

簽書樞密院事故也朝奉郎孫覽為右司員外郎

詔應宰臣執政之子孫不能乞分祖父所置居第及墳

地若實窮乏有司驗實聽分又詔齊廬宿常虔穎同

懷州各置教授一員以進士吳師仁為越州司戶參軍

充杭州州學教授尹材為虢州司戶參軍田述古為襄

州司法參軍蘇昞為邠州司戶參軍竝除教授從近臣

薦也吳師仁尹材田述古蘇昞四人有所上書可考五年四月八日孫固卒時事合參照王巖叟嘗再有

奏狀薦述古宜充博士又詔樞密都副承旨遇引雜公事并有

合奏覆及傳奏公事雖非橫行許陞殿侍立樞密院

言諸路探報夏國主秉常身死立嗣事不同合行封冊

要知的實詔令趙鹵選募信實之人厚與金帛各令深

入西界探探立何人為嗣母氏存否何人同管國事審

問的確以聞其探人如有據當議酌賞十四日范純粹云云可考

陝西轉運兼提舉銀銅坑冶鑄錢司言虢州界坑冶戶

聽得銀貨除抽分外餘數竝和買入官費用不足乞依

舊抽納二分只和買四分餘盡給冶戶貨賣從之

丁酉禮部言南丹州莫世忍乞依莫洪皓例差人赴闕

進奉已許進奉不令赴闕今世忍再乞赴闕從之先

是左司諫王巖叟言臣伏以朝廷之弊莫甚於容僥倖以養蠹尙姑息以惠姦不治其源而立法於下流法愈煩而弊愈多非計之得也今天下皆曰僥倖之甚者莫若三省之胥吏歲累優秩月享厚祿日給肉食春冬有衣寒暑有服出入乘官馬使令得營卒郊禮霑賜賚之恩又許引有服親入爲吏如士大夫任子無以異而曾不限年得祿尤早其爲恩幸可謂厚矣言其供職事則一月之間或僅踰兩旬一日之間常不滿半日其爲勤勞可謂薄矣點檢諸司文字差錯乃是職分當然何至字字論功日日計賞或陞名次或減磨勘或添料錢或支銀絹以彼易此有如己物又每遇朝廷舉動一事曾行過一紙文書則復安敘勞能別希恩澤如近日二王

出居外第省吏有何辛苦而亦要功以旨賞推此一端餘皆可見臣不知平居祿賜優厚將焉用之其爲僥倖可謂甚矣此蓋前來宰執以姑息相承養之至此賣朝廷之恩以買譽結左右之愛以固權何嘗以謹嚴紀綱爲事澄清根本爲心哉故議者以爲廟堂之上爲天下百姓理會弊事則少與省中吏人行遣濫恩則多靜而察之非虛語也伏望聖慈特賜敕厲執政大臣裁抑僥倖以除蠹杜絕姑息以戢姦棄近例禁換法復講治平以前條格循用之庶可以肅百司而清四方詔令給事中中書舍人左右司郎官裁定以聞於是試給事中胡宗愈等言臣等按治平以前諸房緣事陳乞件數不多近年酬獎乃有歲轉官者其他因事陳乞回授等率多

如請比治平以前委是過厚今將治平以前及熙甯後

來條例看詳參酌到合行裁定事凡十有七條從之劉據

安世五年四月劾都司擬時忱等恩例章云給舍左右

司取會到治平已前及熙甯後來參酌合行裁損事件

十有七條今用之呂大防政目此月七日胡宗愈

上減定三省人吏酬賞之法蓋即此十三日事也

戊戌環慶路經略使范純粹奏準照諸路探報自秉常

身死梁氏族人侵擅國事遂致諸部酋豪往往不服變

亂交攻日相屠害雖不住據逐處奏報終未見的確事

情緣自來體察賊中事宜多是歸順人口通說頗得真

實慮西界近上酋首因此變亂離析各懷去就或欲據

元有州城自守遙託朝廷應援或欲率其部族直謀歸

漢願為近塞藩籬若從而開納即慮展轉生事難係成

功若一切拒之又慮反為他國所有為患轉甚未審於

當今邊情合如何處置致不失事令河東鄜延環慶涇

原秦鳳熙河蘭會路帥臣密切指揮沿邊官吏若有投

來西人如審驗得委知賊中次第即仰相度可否收留

仍更切厚與賞物募人遠探所有西界首領若謀歸向

中國仰詳前項所問各以自今邊情向去利害縷細詳

究措置條畫實封入急遞聞奏親自收掌不得下司臣

除已依朝命施行外伏詳詔旨所問蓋邊防機事而繫

中外安危之本者如臣之愚顧何足以語此然臣蚤膺

使任久在邊徼採摭審料粗若有得伏見陝西諸邊自

元豐用兵之後未即解嚴迺者秉常失職諸酋竝奮相

與吞噬未有甯日方其自顧之不暇尚能為中國患耶

在朝廷正宜安靜不妄動用觀成敗之變今詔旨以謂

近上酋首或欲據元有州城自守遙託朝廷應援夫羌人蟻聚烏散盛衰無常先王列於荒服之外棄而不援縻而弗絕御戎之策無以過此今彼酋豪於變亂艱危之時欲以內附爲名而請朝廷遙爲應援苟可而許之臣不知一日急難有請則朝廷將真應而援之乎應援之舉名正而理勝乎邊兵之眾樂從而悅行乎不爲之援則無乃害大信乎凡此數者皆不可不慮也聖朝方以安靜治天下息兵止殺重農務本太平之跡始於今日尙何此策之議哉又詔旨以謂或欲率其部族直謀歸漢願爲藩籬昔漢武帝時降胡數萬仰給縣官天子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後日之害大不可救是知邊人爲款附之名則中國受勞弊之實也今沿邊諸路自元豐

以來所納降羌無慮二萬口而老稚無用者十有七八增耗邊廩爲害已大其心之向背蓋未可知故平日間有引而去者則警急之際安知其非謀也然則降羌之無益於中國亦已明矣況彼之存亡興衰有未可知者異時彼事既定復有君長必曰前日某部某族某人之亡歸中國者我國叛人也奈何受之我今請得之則朝廷將若爲答乎將若爲處乎豈不理屈而勢沮乎此又不可不慮也或謂彼既附我奈何不受何辭以卻之臣謂不然彼之部酋若有梁氏之禍來告者若請兵於朝者若據地而願附者若挺身以降者朝廷當使邊臣諭之曰若主不幸爾乃臣子當盡死節之義善爲若主討賊而已尙何來告耶何但欲脫身而內附耶我之邊兵

方備他盜不爲爾捕寇也夫如是則中國豈不甚尊而名體豈不甚正乎如此則彼於異時必曰我變亂患禍之中朝廷不棄我之不幸而存我有德接我有道我尙得志而負之乎夫如是則朝廷之義豈不甚勝而彼之德我豈不甚重歟又詔旨以謂若一切拒之慮爲他國所有臣觀邊人之性以種族爲貴賤故部酋之死其後世之繼襲者雖雛稚之子亦足以服老長之眾何哉風俗使之然也秉常父子有國綿久國人歸心焉今諸路謀者之言雖曰秉常之死不明梁氏之族侵擅國事此特目今之勢然耳若得遂能滅李氏之宗而有其國則臣未之信也蓋一國之眾豈無豪傑推李氏族予以主其國者乎豈遂甘心爲梁氏臣屬乎臣以謂借李氏遂

有絕滅之禍尙當爭奪反覆屠戮相仍曠日持久然後定也夫困獸猶鬪者冀其或生也彼有力者方互爲爭奪各將以眾自守乘隙而奮觀釁而動大必并小強必吞弱縱未能統一諸部豈不能據一隅以自全甯願束手爲他國臣乎固知他國未能遽有者斷可識也借有亾命避患而他附者不過逋逃之餘種耳顧何足道哉夫邊人內相吞竝者中國之利也若天祐聖世遂死此羌卒在離析凡力等而勢均者各據土地自爲一部則於是時庶幾有思附大國者矣雖然大河之南橫山之北必附於中國大河之北賀蘭之封必附於契丹酒泉武威之地必牽於西域蓋勢力遠邇之異也昔呼韓裂爲五單于匈奴分爲南北庭自是漢之邊埃遂無匹馬

之蹤我之所利正願如此故臣所謂在朝廷今日惟宜
安靜不妄動用觀成敗之變者蓋此也中國者禮義之
所由出也臣願朝廷靜占往鑒處以禮義參稽古昔無
蹈後患深勅諸邊將吏使積粟養士勵兵戒嚴從容無
為坐觀其變應夏國酋領及部族生口有欲歸漢者並
依前降詔旨一切約回決無收受以全中國尊大之體
以破邊人反覆之謀如此則詔旨所謂目今邊情向去
利害臣愚妄意竊以為盡之矣若夫一得一失小利小
權私已害公為國生事者非臣所知也伏惟聖慈深賜
省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八十九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十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元年十月己亥禮部言占城國進奉大使布靈息
弛琴滿麻勿等乞續進方物從之 戶部言京都商稅
務取酌中元豐八年錢五十五萬二千二百六十一貫
七百二十八文立為新額自元祐二年為始從之 河
東路轉運司言上供錢物惟三路不起發蓋沿邊費用
常自朝廷應副比之自京支降可免往回船運之費今
本路封椿禁軍闕額請受請立法止於逐路椿管如有
不可停貯物即令提刑司變轉見錢封椿從之
庚子端明殿學士光祿大夫范鎮落致仕提舉中太一

宮兼集禧觀公事兼侍讀鎮加端明在二月十日己巳此十月二十二日乙巳又降

大理寺言被旨根究軍器監先乞市軍器物料度

僧牒為錢計一十三萬緡而所差變買奉議郎劉仲昕

等販易欺弊事連前軍器少監蔡碩請攝仲昕碩等參

對從之十二年二月十六日斷金部員外郎穆衍充夏國祭奠使

詔曰故夏國主嗣子乾順維爾先人世修職貢訃音忽

至愍悼良深相與諸臣同增悲慕惟忠可以保國惟孝

可以得民各祇乃心以服朕命嗣子乾順政日於十月十六日書故夏國主秉

常奏又於七月十日薨十一月十四日并二十四日可考

辛丑都大提舉成都府等路權茶兼陝西等路買馬黃

廉言按元豐六年閏六月十三日并八年十二月七日

朝旨應緣茶事於他司非相干者不得關預設使緣茶

事有侵損違法或措置未當即未有許令他司受理關

送明文深恐民間屈抑無由申訴乞止依海行元豐令

監司巡歷所至明見違法及有辭訟事在本司者聽關

送應緣馬事亦乞依此從之荆湖北路轉運司言準

勅刑獄兵甲賊盜事悉委提刑司又準朝旨諸路轉運

司兼管賊盜本司如巡所部有器械損壞合行修整以

致盜賊緩急差撥兵甲若須候移文提刑司恐後時別

致敗事欲乞兵甲許本司通管及遇巡按應甲仗庫軍

器亦許點檢施行從之新削去侍御史王巖叟言伏見

除知汝州章惇知揚州命下累日物論喧然以為未允

伏讀告詞又不為經明堂恩霈直是無故寵遷臣愚不

解此意按惇以跋扈之材懷怨望之志肆行無禮惇慢

兩宮若正典刑自當誅殛陛下大度涵容不加深罰但罷機務與之一州又汝海善里王畿近藩物物便安非為貶所罪大責輕公議已稱其太幸豈可曾未數月遽易大邦况大臣降黜例是經年方有移命又須考得罪之情重輕何如亦未必經年便得易地搢紳士大夫皆云惇之凶慝不獨公卿大臣皆所忌憚而朝廷似亦畏之甚可怪也臣竊惟皇帝陛下春秋方富太皇太后陛下不出房幃尤當嚴命令肅政刑立之風聲以重朝廷之勢不宜浸開姑息稍自陵夷以弱天子之威也臣恐自此增强臣慢上之心長羣惡欺天之意非國家之福爾伏望聖慈深察臣言特加裁處貼黃稱惇告詞中不言以恩移郡必是非久別欲引恩加之職名以悅其心

乞陛下特賜省察惇知揚州在六月庚寅二左司諫朱光庭亦以為言

壬寅十八詔章惇依舊知汝州十一月二十四日提舉

惇在樞密府於無名假借太甚乞罷揚州新除以協公大郡竊恐遷陞無名假借太甚乞罷揚州新除以協公

議詔章惇依舊知汝州新錄因之當求光庭全章增入章惇汝州以言者攻罷復還汝州徽錄惇傳但書罷樞密知

先是左僕射呂公著等以惇父老且自政府罷既經赦宥故遷之便郡又欲以次甄叙諸放逐者使各不至失所既而言者交章謂惇不宜遽遷語侵執政太皇太后怒問主惇者誰耶公著前對曰眾議也時惇子宋朝要著曰子之為父何所不至乃止惇被命將至國門詔追

揚州勅復遣歸汝州自是當敘復者皆稍難矣 同知
樞密院范純仁言臣近見執政議論以章惇父年將九
十因明堂恩霈之後欲請除一鄉郡使使其親臣但見
其可裨仁化不慮其他遂共以爲當然繼而聞三省奏
上陛下卽賜允俞臣以陛下天地之仁念其垂年之親
不錄往咎臣實喜不自勝遂於簾前仰贊聖德以謂自
古臣子無如今日遭逢繼聞諫官有言陛下遂寢前命
亦是聖心從諫之美前日更蒙宣諭此事三省有失思
慮戒其今後不得如此臣愚恐有言者以謂朝廷所怒
之人不當遽有開陳又謂執政都徇人情必有主張之
者致煩陛下宣戒勅諭丁甯微臣固宜佩服聖訓然有
未盡之懇亦當罄竭敷陳方陛下急於求治之時是臣

子知無不爲之際豈宜顧慮形迹撻縮周防今所用之
大臣多是老於患難陛下獎之使進尙恐心志不銳思
慮太周若更戒使遠嫌則恐顧避保身自防不暇在陛
下愛惜諸臣則爲恩德之厚若使輔翊聖政却恐事無
所裨蓋人臣以匪躬自信爲難掩阿固寵爲易若今將
容其所易沮其所難則其間希意願望之人翻爲得計
甚非朝廷之福臣昔見仁宗皇帝推委執政一無所疑
凡所差除多便從允而使臺諫察其不當隨事論奏小
則放行政正大則罷免隨之使君臣之恩意常存朝廷
之紀綱自正是以四十餘年不勞而治况陛下方稽仁
皇之治聖度如天從諫不倦任賢不疑錄人之功忘人
之過皆是自古人君所難若便垂拱責成逸於委任臺

諫糾其誤謬侍從罄其論思羣臣一德一心陛下無事
 自然不須防慮百職具修坐致太平垂休萬世天下幸
 甚凡人於富貴功名皆願乘時早立近用一二執政年
 皆六十已上或七十正是餘年無幾今幸遭逢陛下行
 堯舜之政擢居近輔可謂千載一時不於此時攀附神
 聖早立功名不知更待何日豈肯別懷顧望阿徇他人
 自取上疑以招危辱在常情且無此理况陛下以公望
 選擇之人哉其間或有進人不敢太速責人不敢太深
 者不過謂或當循致不可黑白太明却恐扇成朋黨害
 陛下和平之政耳萬一因此恐有間言誤陛下不細又
 蒙宣諭譬如人家尊長所怒之人卑幼豈可輕易寬解
 臣愚以謂不然蓋人主之量當如天地無所不包眾人

所欲進退則人主從而行之所謂舍己從人使無喜怒
 好惡之迹不使姦人測見意旨別生讒間以惑聰明古
 今盡然商鑒不遠惟陛下稽察唐魏徵有毀其阿黨親
 戚於太宗者帝使温彦博責徵以不避形迹遠嫌疑徵
 謝曰臣聞君臣同心一體豈有置公義事形迹若上下
 其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帝矍然曰吾誤矣以此
 可見自古君臣之間不當更事形迹此陛下之所熟聞
 臣敢引而言之承奉郎勾當京西排岸使章持狀奏臣
 之于臣雖有過而伏聞父之于子雖有過而不敢自棄蓋有所受而無
 逃于于臣雖有過而伏聞父之于子雖有過而不敢自棄蓋有所受而無
 以不避天地之間也雖加責而不敢自棄蓋有所受而無
 遂致煩言乃蒙聖慈不加深罪出守汝海非太皇太后
 陛下深恩厚德陛下照察保全之若使羣言得逞將何所不
 謂使不失親庭之便臣祖父奉告命移守維揚竊讀訓辭

弊興善無所不至誠堯舜之用心也而朋黨之小人無知歸
掠美朝廷行不知善事更相推揚皆掩之伏願陛下蓋明照
羣私門而不知善事更相推揚皆掩之伏願陛下蓋明照
上情總持權柄無使朋黨互相交結弄權自恣蓋明照
發其端言善者為蔽欺罔不可不察此政者行其事者相
比周蔽匿情狀終不且復知正諫此患也百而恐言遠於
里門外遠於萬里蓋萬里之堂上遠於百而恐言遠於
足肆為欺罔不可不察此政者行其事者相
隔其端言善者為蔽欺罔不可不察此政者行其事者相
在臣以謂言之不且復知正諫此患也百而恐言遠於
而於言路之情狀終不且復知正諫此患也百而恐言遠於
以臣以謂言之不且復知正諫此患也百而恐言遠於
轉圖而深病者不知陛下皇出廣蓋則雖十數人猶一皆執
臣所深病者不知陛下皇出廣蓋則雖十數人猶一皆執
之始日諫官全頃者皆轉或別自外來或內超假閑垂公
用事者欲引黨賣恩乎言者曾無及此他時有美除若
非其人皆言者必有彈議若除臺諫會古者使人公卿至
列人皆言者必有彈議若除臺諫會古者使人公卿至
臣盡規古者言路之廣也如此今者臺諫之與語近
其用事者結而為一路苟有闕失朝廷何賴焉伏願陛下
其用事者結而為一路苟有闕失朝廷何賴焉伏願陛下

閒之間詳賜省覽章持奏狀雖姦言不足錄然要見當
日事因附注此王巖叟朝論云太皇太后謂持言執政
欲陷其父今奏狀乃無此當考王荀龍自
棣州改澶州政目在十月六日實錄不書
是日十月十八

御史中丞兼侍讀劉摯侍御史王巖叟同入對摯先進
前謝侍讀之命八月十二日宣諭曰以卿有公望故用

卿就箔前四拜巖叟即前謝侍御史之命宣諭曰以卿
有材德故任卿摯先進劄子乞罷武臣試換文資法讀

訖巖叟進劄子論聽言與用人二事又讀摯奏差役事
近甚有人動搖乞陛下守定差法巖叟曰司馬光上章

復差法非司馬光所造之法乃是祖宗百餘年行之已
便之法祖宗時人情熙熙天下安治只以行此法後因

王安石誤朝廷行雇法遂至紛然祖宗法莫此最好又
曰今只爭差字雇字願陛下既定差字便是祖宗法也

擊又曰自陛下用司馬光天下弊事十去六七今但修完勿便移改此人無毫髮私太皇太后曰可惜此人公正無毫髮私國家不幸摯曰司馬光雖沒太皇太后如此至公誰敢爲私昨罷章惇知揚州甚合公議太皇太后曰章惇昨來得罪爲無禮豈可便移摯曰應是失勘會太皇太后曰應是差錯前時問他執政來不知誰主張云爲其親老太皇太后曰若大辟罪人爲親老不成不償命對者曰於法父母八十無兼侍亦貸命摯曰國家典憲於大臣不說如此巖叟奏曰若歲月合移及若告詞引明堂恩需則自不消論應曰極是極是豈可纔半年便移又曰其子章持亦上書言執政者陷他父故除揚州今日三省進呈來呂大防言臺諫官又言執政

取悅章惇其子却言陷其父太皇太后曰他乞留中却與降出教他執政輩知摯曰小子狂妄敢如此摯遂言曰臣等有一事欲奏陳此事體甚大巖叟曰緣爲今來修神宗實錄須要合辨明摯曰此事太皇太后陛下合記得不知當日英宗立爲皇子是至和間已定邪直至嘉祐六年方定邪不知宰相是何人太皇太后曰宮中必知是韓琦已前文彥博富弼輩雖曾言只是乞選宗室賢者幾時敢指名巖叟奏曰旣陛下分明知得此事子細不勝幸甚摯又敘王同老上書之由遂展讀連銜一章巖叟奏曰文字頗多願陛下少垂聖聽讀至半又曰大臣言者豈敢指名只是乞選立宗室耳至宮中嘗養二子又曰一人名宗實昭成太子之第二子仁宗嘗

與韓琦言道較純厚後又曰韓琦之功更不說也見說富弼沒膽不敢做神宗只稱文彥博不言有乞建儲之功不謂曾指名也神宗一子與韓琦做親便爲報他功也有曰今爲修實錄須煞好進取入來摯與巖叟皆奏乞陛下宮中子細看巖叟又曰此事若明韓琦雖在九泉無所恨摯又進曰今正人端士少小人多乞選正人在朝巖叟又曰正人盛則小人消正人不厭多太皇太后曰正人可知不厭多正人多則小人自出頭不得也巖叟又曰先詔諭令二三老臣多方進拔正人摯曰二三老臣亦必體朝廷不敢私太皇太后曰只爲近日差除中也則惹言語摯曰些小須有臣等不敢放過摯又奏曰臣曾薦數人已蒙用一二餘更望採用又諭曰卿

等有正人但奏取入來又曰不拘甚事但事事言來親從指使徐全書崔吉郭安並爲御前忠佐步軍副都軍頭以逮事神宗皇帝于東宮故也熙河經略司言乞將新復呿嚙川一帶地土依舊令定西城招置弓箭手耕種從之仍許于從來已耕占地內耕種不得更有侵展別生邊事右司諫王覲言臣竊聞諸路州縣頗有役人數多而鄉村等第人戶數少差役不足者目今雖以次第人戶相兼差足將來役人年滿難得人戶承替及雖有人戶可作三兩番更休充役之處亦是經隔年歲不多其中等人戶應役既頻則其力必困議者患之臣竊以爲不然其弊有自來矣議者或未之知也伏緣差役之法本朝行之百餘年未嘗患人戶少而不足

以充役也至今日而患之蓋助役免役法推行之初天下州郡皆先會一年顧役及寬剩錢之數然後賦之於民也賦於民者不可無法而且欲其均又必會其民家業之多寡為緡錢而率之其法大概曰一州雇役及寬剩歲用錢若干一州之民家業錢若干即家業錢每貫歲出免役錢若干而歲計足矣法雖如此而民財卒不可以得其實則必至於騷動而民情之所甚不悅者如手實之法是也故州縣之吏莫不以為雖盡得家業之數其賦於民者足乎歲計而已耳徒致民情之不悅也雖少得家業之數其賦於民者亦足乎歲計而止焉乃可持虛名以悅民情天下之所謂家業錢者或十得其一二或十得其三四寬於此者固不可勝計密於此者

未之有也不惟如此而已州縣又有先集等第人戶使各承認逐戶合納免役錢數既足歲計矣然後令供通家業而告之曰家業錢每貫當納免役錢若干今某人歲納免役錢若干即當家業錢若干貫矣彼人戶乃具狀供析家業以取合所納免役錢之數則家業十得其一二者又加少也既用家業錢以定免役錢之多少則所謂等第者無所用之而等第之民又不可廢故郡縣之吏皆於家業帳內率意妄說曰自家業若干貫以上為第一等戶若干貫以下為第二等戶至五等十等皆然也其等第既公私皆以為虛名矣然小民之情終惡為近上等第則州縣之吏亦何惜更以虛名而悅民故天下州縣之等第除上等戶物力顯著難以退減之外

其自中等而入下等者可勝數哉此臣所親見也今州縣徒用前日不實之等第而差役則人戶之可以應役者至少又何足怪耶臣愚以謂欲天下鄉村應役人戶稍多得以更休而不困即須告詔天下郡縣使重定等第令頗得其實則力役均而論者之所患者不足以爲患矣惟聖慈詳酌施行貼黃言免役法根究人戶家業以緝錢率之又官司有故爲假借之意故難得其實今鄉村人戶只是分爲五等推排家業之大概易得其實也兼等第亦不須特行排定緣著令鄉村三年一次造簿只可申戒州縣遇依條造簿年歲子細推排等第不可漏落堪任充役之人隱在下等以致中等以上人戶數少差役不均庶幾等第漸次得實不爲差役之害自觀

注云十月十八日今附本月日行與不行當考

乙巳賜范鎮詔曰夫有德君子以精神折衝譬之麟鳳能服猛鷲朕虛懷前席以致諸老非敢必以事諉也苟得黃髮之叟皤然在位則朝廷尊嚴姦宄消伏卿雖篤老乃心王室毋憚數舍之勞以副中外之望已降勅落致仕除卿依前光祿大夫充端明殿學士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兼集禧觀公事詔到日可起發來赴闕十一月十四日改崇福宮舊錄于十月二十一日全載召鎮詔書乃蘇軾所撰新本削去但書落致仕依前官職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集禧觀然十六日已具官職此亦不須重出今從舊錄全載詔書舊錄全載此詔書必有謂當考范祖禹勸鎮勿出附十一月二十四日戊寅

丙午興龍節權罷上壽止拜表其尙書省賜御筵并宴依坤成節例從禮部言也 又詔殿前司鈞容直十一

月九日皇太后生辰許依例入內進表納香合無新又

計工部檢計修舊尚書省為貢院仍令踏逐別試所試

院新無三年正月十九日就太學試禮部進士然則貢院竟未成也左右司言六曹

及不隸六曹官司得旨施行事應立法者自來立到條

本省議奏取旨施行內非緊切者制勅庫房類聚半年

一次具冊取旨頒降顯是重煩欲乞今後申請事件並

先次行下應立法者候立到條干罪賞者覆定申省依

限付制勅庫房看詳取會改修類聚半年一次具冊取

旨頒行有取會赴期不及并在六月十二月二十一日

已後申前到者於後次入冊從之

丁未戶部言制置發運司奏江淮荆浙六路州縣場務

舊日賣礬並據人戶取便赴官收買後來發運司奏請

並依河東體例許令染店并雜賣鋪戶結保預買一季

礬貨頗有抑勒追擾之弊欲乞令江淮荆浙六路礬依

舊從人戶取便赴官收買從之新錄刪舊錄所載甚畧今從舊翰林

學士蘇軾言臣伏見近日言者以吏部員多闕少欲清

入仕之源救官冗之弊裁減任子及進士累舉之恩流

外入官之數已有旨下吏部禮部與給舍詳議臣竊謂

此數者行之則人情不悅不行則積弊不去要當求其

分義務適厥中使國有去弊之實人無失職之歎然後

為得也欲乞應任子及進士累舉免解恩例並一切如

舊只行下項一奏蔭文官人每遇科場依進士法試大

義策論如係武官即試弓馬或試法並三人中解一人

仍年及二十五以上方得出官內已舉進士得解者免

試如三試不中年及三十五以上亦許出官應試大義策論及試法者在京隨進士赴國學在外赴轉運司試弓馬者在京隨武舉人赴武學在外轉運司差官一進士累舉免解合推恩者並約嘉祐以前酌取數目立為定額如所試優長係額內人數即等第推恩並許出官如係額外即並與一不出官名銜一流外入官人除近已有旨裁減三省恩例外其餘六曹寺監等處及州郡監司人吏出職者並委官取索文字看詳有無僥倖定奪酌中恩例若行此數者則任子雖有滯留之艱而無終身絕望之歎亦使人人務學文臣知經術時務武臣閑弓馬法律皆有益於事而進士累舉有詞學人自得出官若無所能得虛名一官免為白丁亦無所恨如有

可採乞降下與前文字一處詳議是時九品以上注籍

二十即任于州縣為吏謂之入仕議者因守此官所以元者歟乃建言故事年二十五歲即試於法且使進士特後入仕今官冗請復二十五年守選之法且使進士特奏名者減其舉數以示恩亟與之官而不利之耳今加五清矣歐陽棐以考功員外郎攝領侍郎左選年使守選是反害之也朝延憫而議之欲利之耳今加五于場屋無成者與之而不使仕所謂老故與微官使之霑祿而後歸今亟與之而不使仕所謂老故與微官使之霑祿恩哉是終窮也議者之言遂格此乃畢仲游所作歐陽棐傳或與蘇軾議相關當考八月

戊申光祿大夫集賢殿修撰致仕程師孟卒

己酉左司諫王覲言權知開封府謝景温崇信妖妄奏

舉嬖妾之兄為引接詔謝景温分析聞奏仍令大理寺

劾之御史中丞劉摯劾景温非治劇才事尙書省言

承議郎宗正寺丞王鞏奏宗正寺條例皇帝玉牒十年

一進修玉牒官並以學士典領玉牒自熙甯中翰林學士范鎮等一進之後神宗玉牒至今未修仙源類譜自翰林學士張方平慶厯年進書之後已五十年並無成書自奉行官制別隸宗正寺官又復累年未果成其神宗朝以上文字臣近已進呈奉安畢今合修皇帝玉牒類譜等臣以十年進書之期尙遠恐寺官因循異時復成曠墜請別立法宗正寺修纂成書其玉牒官每二年一具草繳進如會問未足不得過進期兩季類譜等亦二年一具草候及十年類聚修纂成書進呈奉安如故事庶幾國朝大典永無廢墜從之 駕部郎中黃好謙言諸路新招廂軍乞令在營一年方許差出重難去處從之新無 左司諫朱光庭言詔書以十科舉士其間不

能無因緣請托之弊所舉之士未必皆賢朝廷宜加精察庶絕濫進仍請申勅中外臣僚盡公擇賢毋或援引小人詔從之蘇軾前月未論不須降詔或因此當考 樞密院言廣西經

略安撫使司奏交人入貢後時深慮別致作過乞添差軍兵防守詔令廣南西路都鈐轄司如體探得交人緩急欲作過不虛卽一面勾押潭州駐劄東南第八將往桂州駐劄及令荊州南路鈐轄司候見廣西勾抽將兵立便發遣並附急遞以聞當議自京別遣兵往湖南補戍仍從京先差虎翼三指揮赴荆湖南路鈐轄司駐劄以備起發兵將兌那差使候交人入貢卽行勾抽新無 王子詔神宗皇帝神御殿名曰宣光山殿曰靈德東門曰啟祐紹聖二年六月三日改宣光爲顯承 廢中牟管城等縣水櫃劉

摯蘇轍等奏也舊錄云先帝導洛通汴京師免大河分

不給乃罷之新錄已削去今從新錄按蘇轍三月十八日又入月二十六日再論此事劉摯亦嘗有言今特書

之樞密院言昨差供備庫使張楙押賜夏國主生日

禮物內殿崇班閣門祇候安愈押賜中冬時服近為夏

國主卒並令發來赴闕詔夏國主嗣子乾順雖未經封

冊緣以曾差使詣闕告哀所有中冬時服特差安愈押

賜仍差張楙充弔慰使十一月十四日又言臣僚奏乞移梓夔

路鈐轄司依舊在遂州安置詔梓夔路鈐轄司元在遂

州昨因蠻賊作過慮報應地理遙遠遷往瀘州近便處

置今未可遷徙候三五年邊事甯息奏聽朝旨其瀘州

見屯鈐轄司兵馬令轉運鈐轄司相度除合留隨行外

餘可以分減多少指揮於近便處具狀以聞又言夏國

自秉常身死諸路探到立嗣未定酋豪相攻人情不安

所奏率多不同深慮好功立異之人緣此復生邊患詔

令陝西河東諸路帥臣體認累降約束凡事精加採探

務在得實仍誠諭邊吏毋失禦備 刑部言撫州制勘

院勘到江西路提舉常平等事曾孝廉挾私侵越點檢

撫州驅迫知州石禹勤獄死以書諭勘官李極令重勘

禹勤及奏事不實等罪詔孝廉特不以赦原追兩官勒

停送房州安置候敘日未得敘入正官制勘在閏二月

叟先有論列乞不用赦原二月二十八日新陝西路轉運

使謝卿材改河北路轉運使卿材除陝西漕政新淮

南等路發運副使呂大忠依舊陝西路轉運使大忠除

月十四日朱光庭云云可考

癸丑戶部言欲乞巡檢知縣兼鹽倉場賞罰並依正監
官法從之 御史中丞劉摯言臣昨者建言太學條制
煩密失養士之意乞下有司別行修立後蒙朝廷選官
置局及今已久未見成法緣所差官各有本職不得專
一集議兼臣竊以謂庠序之制教育以成其材獎勵以
盡其志羣居眾聚畧無約束自古以來法之施於學校
者其本不過如斯而已然則爲今之議無大措置獨可
按據舊條考其乖戾太甚者刪去之而存其可行可久
便於今日則所謂學制可以一言而定矣若乃高濶以
慕古新奇以變常非徒無補而又有害夫職親於諸生
而習知其情僞者宜莫如學官也使其因人情利害而
爲之法者亦莫如學官也然則安用以他官置局爲哉

故臣前日奏請止乞令本學立法上禮部再加參詳上
三省以待聖斷誠如臣言學制成久矣今既置局半年
聚議既稀濶而議官各持所見紛然異同無所折衷學
者疑惑趣向不安欲望聖慈指揮罷修定學制所檢會
臣今年二月十五日所奏止以其事責在學官正錄以
上將見行條制去畱修定嚴立近限次第條上取旨施
行所貴因革不失其當法令速成以便學者以述先帝
興學之旨以副陛下造士之意又言古者以議禮之家
名爲聚訟今議學制者實已似之遂致孫覺有狀辭免
伏望詳察指揮罷修定局止令本學刪修條制五月十日
孫覺願臨程頤同看詳修立國子監太學條制此章稱
置局半年自五月至十月凡半年也今附十月未摯初
以二月十五日建議至五月十二日乃施行
前章但附五月十二日更不于本日出之
摯言高濶

以蒙古新奇以變常蓋指程頤也頤所立條制輒為禮

部疏駁頤亦自辨理然朝廷訖不行頤集有三學看詳文字凡十五六板

或畧刪取然亦無用也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臣昨準朝旨往成

都府路計會轉運司論以更改差役大意同其定議見

得本路人戶貧富等第高下不均蓋諸縣大半以稅錢

多少立為等第有自一貫至於十貫已上或自五貫至

五十貫以上並為第一等若各差一役皆二三年一替

則富者常幸貧者常不幸又緣中等人戶絕少除官戶

單丁女戶寺觀外一縣之役有差一兩番不足處况役

人數目已依熙甯後來裁定難更減省今來若不頻差

上戶則無以寬中下戶之家雖至相度立法其戶多處

以十二年戶少處以九年為率分作三次總計合役之

數均勻定差謂如有一貫稅錢於九年或十二年中合

差役一次則兩貫以上者差兩次逐次各一人三貫以

上者差三次逐次各一人其稅錢轉多則又增所差之

役然於九年或十二年之內三次差役其不過五六人

謂逐次各差兩人即非併差五六人仍令私自雇人祇

應其一貫已下等第漸低只差縣役一年又其次者差

戶長或渡子半年所有第四等往往更不應役第五等

則並不差充大約如此風俗以為稍平外餘衙前皆悉

招募以坊場錢酬支重難及出賣坊場只據見今第四

界價直令管押綱運了當人指占承買更不實封投狀

並在本路役法畫一開說差官齎赴闕伏乞降臣此奏

付詳定役法所照會候本路文字到日相度可否施行

又聞近降朝旨出等戶更不差役只令減半出免役錢諸州縣合役之戶轉少須至差上等人戶兼一兩役所貴稍寬中下之家此疏不得其時陶以五月入蜀十月戶便不差役只令減半出免役錢恐是九月十八日指揮十二月二十五日詔舊出免役錢三百緡以上戶並依單丁等戶例輸納與免色役從詳定又言臣奉使遠方察知民間疾苦及官政未安凡一十事已嘗具奏其一乞減瀘州戍兵不示賊以形且省饋運之勞其二乞不築雅州城以節橫費免於遠方生事其三乞立催科條約使轉運司與州縣同任其責以戒重斂其四乞添和買布價以寬民力其五乞減成都機織院小料綾綺罷監官免勾行人助工其六乞復成都府犀浦綿州西昌陵井監貴平等縣使民戶力役均平其七乞興州濟

眾監鑄減輕錢庶使疲民不為爐冶所困其八乞詳審改正蔡勝所減鐵價并所奪人戶鐵爐其九乞開卓筒鹽井以濟困窮賴其課入可助本路之用其十乞罷興州青陽鎮銅錫場鹽官以減冗濫凡此十者或陳一道之利害或指一郡之休戚或議一邑或言一官以朝廷視之乃細碎毫末不足上裨國論以遠方望之則皆切近人情最為急務仰惟聖慈願賜采納

是月詔夏國其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寨除元係中國及西蕃舊地外候送到陷沒人口當委邊臣勘會分畫給賜政日係元年十月七月八日呂公著云云可考二年三月末可考御史中丞劉

摯言臣伏以國之教化出于學校學校之廢興蓋繫師長故聖人既建庠序必立之官苟非博通經術而有德

行者則不能使學士誠服而心悅之祖宗以來莫不謹其選任而仁宗慶厯中最號得人如胡瑗孫復石介實爲之首育材之効後世有考焉神宗崇儒重道大建學制訓發經典以幸多士恩施甚厚今在學者眾多與古爭盛而師儒之位豈可以非其人伏見國子司業黃隱學不足以教人行不足以服眾學之政令惟考校課試遷補職掌最繫獎勵不可不公而隱違法徇私事皆有狀以致大喧物論多於生員試卷之末妄立詞說出勝以示眾變棄義理疑惑學者陰附權要獎進浮薄故使學眾不伏怨情洵洵至有騰爲嘲謗之詞者議者謂近時學官之肆爲私枉無若隱之甚者按隱本無術業使在此官非其所長恐不足以表率士類奉宣教法無以

稱陛下首善造士之意伏請罷隱職任除一外官以安學者又言故相王安石訓經旨視諸儒義說得聖人之意爲多故先帝以其書立之於學以啟迪多士而安石晚年溺於字說釋典是以近制禁學者毋習此二者而已至其所頒經義蓋與先儒之說並行而兼存未嘗禁也隱微見安石政事多已更改輒爾妄意迎合傳會因欲廢安石之學每見生員試卷引用隱輒排斥其說此學者所以疑惑而怨之深也夫安石相業雖有間然至於經術學誼有天下公論所在豈隱之所能知也朝廷旣立其書又禁學者之習此何理哉伏望速賜罷隱以允清議而正風俗 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臣竊以士之大患在於隨時俯仰而好惡不公近則隳喪廉恥遠則

敗壞風俗此禮義之罪人治世之所不容也太學者教化之源所以風動四方而示之表則一有不令何以誨人臣伏見國子司業黃隱素寡問學薄於操行久任言責殊無獻告惟附會當時執政苟安其位及遷庠序則又無以訓導諸生注措語言皆逐勢利且經義之說蓋無古今新舊惟貴其當先儒之傳注既未全是王氏之解亦未必盡非善學者審擇而已何必是古非今賤彼貴我務求合於世哉方安石之用事其書立於學官布於天下則膚淺之士莫不推尊信嚮以為介於孔孟及去位而死則遂從而詆毀之以為無足可考蓋未嘗聞道而燭理不明故也隱亦能誦記安石新義推尊而信嚮之久矣一旦聞朝廷欲議科舉以救學者浮薄不根

之弊則諷諭太學諸生凡程試文字不可復從王氏新說或引用者類多出降何取舍之不一哉諸生有聞安石之死而欲設齋致奠以伸師資之報者隱輒形忿怒將繩以率歛之法此尤可鄙也夫所謂師弟子者於禮有心喪古人或為其師解官行服與負土成墳者前史書以為美後世仰以為高此固不論其學之是非而特貴其風誼爾昔彭越以大惡夷三族詔捕收視者欒布一勇士敢祠而哭之漢祖猶恕而不殺班固亦以為能知所處蓋氣節之可尚也今安石之罪雖暴於天下惟其師弟子之分則亦不可輒廢而諸生為之設齋致奠又非彭越欒布之比隱何必忿怒而遽欲繩以法乎抑可見其不知義也向者有司欲復聲律朝廷方下其事

集羣臣而議之隱不詳本末妄爲定令揭版學舍謂朝廷已復詩賦使學者知委傳播四方人皆疑惑此又見其躁妄趨時之甚也夫道德所出之地長育多士庶幾成材乃以斯人爲之貳則何以養廉恥厚風俗哉伏請早行罷黜以示勸戒無使邪險之士久累教化之職又言大率隱好自任凡考校生員文字多不與祭酒博士其議意欲徇私向者違條差補經論不當鄭穆自舉覺申禮部近日定王適程試高下異論隱輒有申請上煩朝廷與奪益見其取與不協公論不能稱職也隱爲御史三年無所建明爲司業經年職事乖失如此已試不效徒累名器伏乞量其所能與一外官蓋教化之地非所宜處 監察御史上官均言臣竊以爲京師太學多

士之所聚風化之淵源實係四方之觀法爲之官師長貳者必得行誼端修經術該通之士然後爲稱臣竊見國子司業黃隱自官庠序將及一年考其行則倨傲自任傾邪無常論其學則暗於經術不燭義理每至考試諸生不與祭酒博士會議任意取舍高下不協眾心其於講說經法惟務妄率私見或躡等升補要官親戚以爲榮進之計謗語喧騰至爲匿名詩曲以暴其事學徒縱弛驚佚無節而隱備官長貳曾不察禁自朝廷興建三舍以來學規弛廢取舍失平未有如今日者也夫師儒之任以行誼爲本經術爲輔苟傾側淺陋無一可取則何以厭服學者之心聳四方之觀聽以副朝廷崇獎名教之意臣乞罷隱學職量其所長與合入差遣擇端

修該通之士以貳庠序庶幾淵源澄清多士信服又言
臣昨具疏論奏國子司業黃隱爲人傾側淺陋取舍升
補不參公論行誼經術不足以厭服學者之心乞罷職
任以協眾議至今未蒙施行臣聞爲國之基莫重養士
養士之源實出於太學自非德誼學術閎深端厚素信
於士大夫者不足充長貳之職以師表士類自隱初除
學職眾論囂囂已不厭服及既就官講學考校之際不
能推考義理與博士等協心論議專以區區私見排詆
王安石經義安石自爲宰輔更張政事誠有不善至於
沉酣六經貫通理致學者歸嚮固非一日非假勢位貴
顯然後論說行於天下其於解經雖未能盡得聖人之
意然比諸儒注疏之說淺深有間矣豈隱庸陋所能通

曉此中外士大夫之所共知也又朝廷昨來指揮止禁
學者不得援引字說其於三經新義實許與注疏並行
而隱學無所主任意頗僻便以爲朝廷盡斥安石之學
肆言排詆無所顧忌妄倡私說取笑學者又自來差補
學職多用眾薦至於考校等第皆與正錄博士會議然
後補定而隱傍賣祭酒下蔑官屬專率己見及諂附要
官進補其親戚以爲進身之計妄指博士考校議論不
同以爲侵官意欲擅攬取舍之權以逞其欲學舍沸騰
至爲匿名詩曲嘲誚百端夫京師太學風化淵源實係
搢紳之觀法而隱學術淺陋取舍不公怨讟嘲笑流播
四方若終使居位何以勸率士類厭服中外之論臣竊
思之隱備官太學近在輦轂所以敢不畏公議陵鷲長

屬者誠以諂附貴近恃其陰為之地言者不能搖動臣
 前日之言所以未蒙施行者竊意有論議之臣過為游
 說以惑聖聽願出臣章疏詢於大庭則是非善惡必有
 不可揜者乞陛下采擇論議之最多者斷而行之以厭
 中外之心又言臣兩具奏論國子司業黃隱為人傾邪
 學術淺陋取舍生員升補學職不參公論專務趨附權
 要以為自進之計乞行罷免以協眾心至今未蒙施行
 此皆臣愚才驚位下言不足以信於朝廷致陛下疑於
 去邪而未果行也臣聞古者爵人於朝刑人於市者蓋
 與眾共之而不任一人之私論也自陛下臨御以來黜
 陟非一而天下之人皆誦陛下之至聖仰陛下之至明
 者以合眾人之公論也今司業黃隱學術淺陋為人傾

邪升補不當趨附權勢皆有實狀自學舍生徒以及朝
 之士大夫莫不共知怨讟嘲笑播滿中外夫見棄於公
 論而未加明黜此臣之所以拳拳論奏至於再三者迫
 於公論之不可以已也夫學者之淵源四方之觀法實
 在太學為之長貳者傾邪淺陋至於如此何以表率士
 類居風化首善之地願陛下博採公論早行罷免以副
 眾心奏訖不行

承其論黃隱不得實
 月日姑附十月末

二年八月十二日黃隱乃自司業改鴻臚少卿劉摯十一月四日自中丞遷左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十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十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十一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元年十一月乙卯朔戶部言金部員外郎范諤等
 狀自奉行官制應陳乞酬獎並係太府寺依條取會官
 物收附指定名目保明申本部本部勘驗關司勦勾覆
 近準朝旨將五曹寺監應干錢穀財用以類相從合關
 申並歸戶部即諸色人酬獎難以卻令本寺主行欲乞
 自降新格已前該酬獎人太府寺施行即行結絕自指
 揮後更不下本寺保明只委本部審會庶免留滯衝改
 元豐指揮從之蘇軾三月內曾有申請禮部言將來冬至節命
 婦賀太皇太后比附坤成節例改箋為表從之 故事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九十一

冬至百官皆上表賀皇帝崇政殿說書程頤建言神宗喪未除節序變遷時思方切恐失居喪之禮無以風化

天下乞改賀為慰不從

陳言附見

丙辰詔吏部選在部大使臣年五十五以下曾經親民兩任內邊任一任成資以下不曾犯贓私罪情重有本路經略安撫轉運提刑總管三人以上同罪奏舉者具歷任申赴樞密審察人才參校選定上簿候有闕與在院人滾同取旨定差其三路京東路鈐轄都監並只差內臣一員如未有可選之人即權於前班內差先是內臣莊院使梁安禮等自陳歷任乞附朝廷差遣故有是命刑部言大理寺狀見勘百姓王秉告梢工趙僧等私載物貨按綱船載私物明破二分益慮不容私載則

必於官物為弊若稍有過數便許人陳告給賞綱運人兵實受其弊欲請罷告賞條仍將見勘公事依自首法本部看詳嘉祐敕無告賞之文熙甯敕惟立新錢綱告賞之法欲并依所請從之

蘇軾奏議有可考

自張璪罷中書

侍郎久未補人呂公著言呂大防忠實可任大事退而上奏曰檢會官制以前中書宰臣二員參知政事二員今雖分三省事多同呈然機務之本並在中書犬馬之齒六十有九多病早衰精力不健難以獨當繁務伏望出自宸衷早賜選差中書侍郎一員庶寬聖慮不至癘曠上又以手札問公著曰卿前日言劉摯可作執政緣未曾作尚書恐無此體例欲且除尚書卿更詳度并此文字同進來公著奏曰國朝自中丞入二府者如賈昌

朝張昇趙概馮京等例甚多近年蔡確不曾歷直學士以上職自權中丞除參知政事又章獻垂簾初聞姜遵勁直自散諫議大夫擢樞密副使當時謂之薑擦子兼新定官制御史中丞在樞密直學士諸行侍郎之上摯遂自中丞入輔公著又因奏言此後有孫覺李常胡宗愈皆可用上深以爲然覺常竟不至執政而卒

戊午朝請郎試侍御史中丞劉摯爲中大夫尙書右丞中大夫尙書左丞呂大防守中書侍郎吏部侍郎兼侍讀傅堯俞爲御史中丞仍兼侍讀先是右司諫王覲言臣竊以賞罰者大公之器也重輕予奪之間不可以不審苟重輕不倫予奪失當則非所謂大公而無以示懲勸於天下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

所視謂均平而無偏曲也臣伏見向者東南郡縣緣根究逃絕戶而增稅受賞者朝廷察知其弊故李琮降黜而今年七月十三日敕應因李琮奏請被差根稅官更不酬賞已酬賞者吏部根究追奪此有以見朝廷深恤民隱不忍使貪競欺罔之吏盜取恩賞以蠹害無辜之民也然臣所未諭者彼緣市易買賞之人朝廷亦察知其姦矣乃獨呂嘉問降知淮陽軍而其餘冒賞者並無追奪指揮竊聞言事官亦頗有論列而久未行遣公論深以爲疑夫根稅之患止於東南而所增之稅皆入於縣官尙可以還於民也其賞大率不過堂除優便先次差遣之類而已有得以轉官循資者少矣市易之患被於天下破民之產而利皆歸於牙僧胥徒不可以復還

於民也有賞至於轉官陞任分取息錢者莫知其數矣夫爲患之狹且淺而冒賞之少者卽行追奪爲患之廣且深而冒賞之多者卽置而不問其輕重不倫予奪失當者如此則果何以示懲勸於天下哉或謂今年七月八日詔書旣宣示中外以蕩滌隱疵闕略細故矣今冒賞者復行追奪則豈詔書之意哉臣竊以爲不然夫前日詔書之所恕者隱疵細故而已今市易之患遍於天下凡富商大姓破家竭產而棄妻鬻子者道路相望也賴聖慈矜察無辜蠲放逋欠濱於死亡之民復有生意其虛增息錢欺罔之吏緣詔書而不治其罪可矣至於冒受爵賞豈詔書之意耶假如有詔書之前妄冒取官俸詐欺取民財者今日發露而有司治之則豈可引詔

書而不行追理也兼契勘今年七月十三日敕根稅官酬賞追奪係七月十二日聖旨指揮亦在七月八日手詔之後卽是追賞與詔書兩不相妨事理明白臣乞朝廷指揮有司緣市易而冒賞者依根稅官體例追奪以慰公議貼黃言臣伏見前日朝廷行法之初其意未嘗不善也皆因姦吏營私以亂法意浸以爲患故如根究逃絕之法本以杜絕走移正稅而姦吏爲之乃使民無故而增稅市易之法本以平物價而姦吏爲之乃使民無故而破產使民增稅使民破產非欲以利國家其意在於求賞而已今朝廷旣見姦吏之情狀矣與其保全姦吏而朝廷受其惡名不若盡正姦吏之罪使天下後世知前日之害民者非朝廷立法之本意且有以爲姦

吏之戒也其罪既以累經赦宥而恕之則所冒之賞自當追奪豈不愈於置而不問也又言臣訪聞市易本錢約一千二百萬貫其法每歲收息錢二分市易官以收息之多歲歲被賞行之一十五年之間若收息皆實則子本自當數倍矣今勾收還官及別作支用者僅足本錢而已蓋姦吏恣為欺罔凡支錢出外未見增耗買物入官未經變賣並免計息而取賞既以得賞之後物貨損惡本錢虧損則皆上下相蒙而不復根究故朝廷有得息之虛名而姦吏有冒賞之實弊也其京師市易與諸路市易論賞實異有不可以一概施行者乞指揮有司詳為區別又言凡堂除先次等酬獎不惟微薄兼內有因授差遣已經用過者理難追奪外惟有陞任轉官

循資請過俸給亦乞聖慈特與除放夫有所奪以其過甚而不得已也有所不奪以其微細而足以示朝廷寬大之恩也臣兼訪聞根稅酬獎內先次指射等恩例亦有因授差遣已經用過者臣未委吏部如何追奪若別未有法亦乞指揮依此施行觀章在十月二日今附此於是詔戶部自置市易已來應官員吏人以收息被賞轉官減年磨勘陞任循資之類已未收使具職位姓名以聞舊錄云以右司諫王觀言緣市易目賞人獨呂嘉問降知淮陽軍而其餘未追奪故也今已載觀全章削此不著嘉問等追奪在二年五月六日王巖叟章附彼又詔故龍圖閣直學士宋敏求特與子孫一名太廟齋郎以其子言敏求嘗與修仁宗英宗兩朝國史也皇城使利州刺史內侍押班趙世長為昭宣使中書省言刑房斷例嘉祐中宰臣富弼

韓琦編修今二十餘年內有該載不盡者欲委官將續斷例及舊例策一處看詳情理輕重去取編修成策取

旨施行從之紹聖元年十一月己亥可考詔吏部殿前司選差大使

臣二人充廣南西路經略司準備差使小使臣三人殿

侍三人充準備指使仍各選一倍赴樞密院呈檢定差

以經略司言本路官闕故也無新權發遣熙河蘭會經

略司公事劉舜卿言本路冗員稍多相度到存減關堡

官員數從之又言西蕃鄂特凌古為進奉所得回賜

物色數少乞依舊例樞密院言所賜比元豐四年以前

舊例已為數多其逐次回賜並於進奉物估價外添二

分支賜亦無裁減詔舜卿詳此委曲說諭令知無新戶

部言糴買糧斛除陝西河東河北依舊例外餘路欲乞

轉運司遇闕少年額聽於提刑司依常平錢元價兌糴

仍先椿撥價錢不椿錢而輒支用依擅支封椿錢物法

從之十一月二十七日可并此中書省言臣僚上言元豐薦舉合

被旨特舉官者奏訖具所舉官報御史臺比詔大臣薦

館職又設十科舉異材請並依元豐合關報御史臺非

獨內外之臣各審所舉庶使言者聞知得以先事論列

不誤選任從之上言者御史孫升也升奏議第二卷有此章貼黃論近臣

薦王鞏不當或可增入兵部狀上槽馬草料等將逐路省費錢

物免封椿合轉運司出備等事詔逐路轉運司將所認

省費錢物應副新復諸監草料請受等使用如有剩數

即依舊封椿三年四月二十七刑部言開封府首獲

畿內逃軍杖罪詳部送往營縣施行從之以前此開封

府言應獲畿縣逃軍卽送往營縣而刑部以謂徒以上罪不免解府故也無新蔡碩奏臣僚論奏臣任軍器少

監任內公事付大理寺緣少卿杜純并純弟右司郎中紘左司郎中劉奉世監察御史孫升皆有私讎乞別推

詔開封府根究紘奉世免簽錄政目十一月十四日奉實

莫君陳奉議郎杜純為大理少卿又按此九月六日王觀云云并此蔡碩奏則純為大理少卿必在九月十四日矣不應十月十四日與莫君陳同除也政目既於四

日所書蓋誤而實錄又承其誤也今削去十四日

已未權發遣秦州兼管內勾秦鳳經略安撫都總管司

范育言知州係都總管安撫使都鈐轄其將下事乞不

許通判同管從之

庚申樞密院言諸路將兵那移闕人處自有近降朝旨

合申樞密院外若本處依自來條例差使卽不須申其

元豐將官敕軍防令差訖申樞密院一節欲乞刪去從

之右司諫王觀言臣伏見給舍左右司郎官等見準

朝旨相度裁減入流人數臣竊見文臣與武臣任子之

法殊有未均文臣承議郎班列既在武臣諸司副使之

上而諸司副使雖常調皆得任子承議郎以上至朝請

郎非帶職者皆不得任子以品秩言之武臣視文臣若

皆常調雖諸司使猶未可以任子也況副使哉蓋前日

諸司副使員少任子不多而入流之人未完也推恩稍

廣無所不可今副使員多任子者眾而入流之人完甚

則理當比類文臣重別立法伏望聖慈指揮下有司與

前項裁減入流事一處相度施行觀章疏自注云十一月六日上殿劄子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十一

又言臣伏見前軍器少監蔡碩與竇長裕劉仲昕等
使用官錢公事先係工部根究累月不決遂送大理獄
亦復累月未見結絕今竊聞因蔡碩陳訴又移送開封
府伏緣府司及左右巡院自來以公事繁冗於推鞠不
得專一上件公事若送開封府必更遲留別致生弊况
竇長裕劉仲昕主管官錢至多未見歸著者不少若蔡
碩委曾用過官錢則刑名不輕其於推鞠理當審重碩
乃是前宰臣蔡確之弟愛憎恩讎易生議論夤緣請託
亦合關防臣欲乞朝廷於臣僚中選擇公正之人置司
推勘庶幾得其情實庶免更致淹延魏章奏自注云十一月七日
侍御史王巖叟亦乞置司推鞠詔差監察御史韓川刑
部郎中祝庶巖叟與觀乞別置司及差韓川祝庶並據政目詔莊宅使知保

州高遵治久歷外任治效有聞可特除引進副使遙郡
刺史赴闕供職御集十二又詔揚王荆王男各已長
立未有學官可於今朝官內選差文臣一員充諸王府
小學教授御集十二

辛酉張端落致仕依前朝散郎考當

丙寅刑部尚書蘇頌兼詳定重修敕令御史中丞傅堯

俞兼看詳訴理 詔開封府奏斷公案如因論訴許御

史臺取索日錄云先是元豐中已有成法其後以長史

封府復言之也自先是不因論訴亦許取索疏駁至是開刑部言在京刑獄所

差獄子取受依重錄法從之

丁卯廣州東莞縣添攝官一員監稅先是民庶上言縣

東三十里有曲龍場課利至薄乞移官吏於縣其場許

人買撲下轉運司相度以聞故有是詔新本削去資政殿

戊辰追封故越國賢惠長公主為大長公主

學士知江甯府王安禮知揚州龍圖閣待制知宣州蔡

卞知江甯府樞密院言乘常卒已差金部員外郎穆

衍充祭奠使供備庫副使張楙充弔慰使夏國近遣進

物色係進奉太皇太后皇帝兩殿詔依明道元年例共

差穆衍張楙再押賜贈奠安葬物各一番仍依近皇帝

所賜物色數目支賜令學士院別降祭文詔錄各一册

十六日差穆衍十月二十六日差張楙太師文彥博言乞請罷男貽慶

陞理運判資序及明堂大禮以在病假不獲陪祠宿衛

其錫賜乞依例半給並從之

己巳吏部言諸色人援引舊例僥求入官者甚眾小不

如意則經御史臺登聞鼓院訴理若不約束竊恐入流

太冗請今後諸色工匠舟人伎藝之類初無法令入官

者雖有勞績並止比類隨功力小大支賜其已前未經

酬獎者亦如之則僥倖之路塞而賞不至濫從之

部言準敕都大提舉清河輦運司依舊以廣濟河都大

管勾催遣輦運司為名今相度應官司涉輦運司職事

並用申狀仍許按舉從之詔復廣濟河催遣輦運司玉牒荆湖南路

安撫轉運司言準敕相度邵州弩手上番事今蒔竹縣

臨口等寨鋪管內溪峒人戶近方歸明蠻性未馴乞依

舊輪差弩手防拓從之

庚午詔勾當皇城司三年無過犯者與轉一資皇城使

遙郡刺史以上與子之有官者轉一資無子者許回授

有服親減一年磨勘再任滿者減二年磨勘皇城使及
遙郡刺史以上許回授與子如無子與有服親仍減一
年見任官準此 太師文彥博言尙書省二十四司郎
官遷改不定往往未能周知本案事務欲令左右司點
檢勘當定爲式例左右丞覆視刑部尙書蘇頌熟知臺
省典故亦乞委之詳定兼尙書省見裁減六曹寺監迂
枉文字欲令蘇頌與左右司共同看詳結絕並從之
辛未利州路提刑司言準敕應天下免役錢並罷依熙
甯元年以前舊法差役今本路惟文龍二州係教閱保
甲準條每年農隙日勾集按閱緣其間亦有充役之人
欲乞並依府界三路指揮權免冬教從之七月九日入
月十八日可
考 樞密院言剩員上番日破口食若數多可以分番

卽不須別支緣未有明文詔剩員數多處許差二人當
兵士一名仍分番

壬申給事中胡宗愈爲吏部侍郎朝散郎直龍圖閣顧
臨爲給事中司農少卿馬默爲河東路轉運使秀州刺
史提舉醴泉觀向宗良爲京東西路鈐轄從所乞也

詔司馬光西京園宅及賜書令子康照管不得破動政
日
十八日事左諫議大夫鮮于侁言康伯父中大夫致仕旦者
所爲無狀每責康要求財物故也此據密
疏增入 殿中侍御

史呂陶奏伏見利州路轉運副使蒲宗閔始附會李稷
以賣茶爲名興販諸物貪息冒賞累次遷官明堂赦後
有利州衙前何憲等乞除免市易等錢宗閔一切不爲
受理伏望早賜責降詔蒲宗閔等先次放罷仍令本路

提刑司體量詣實聞奏

此據密疏十一月十一日問事今因實錄十一月十八日岑象求

除利州路運判附見蒲宗閣放罷更須考詳

左司諫王覲言覲自注十一月十八日

殿劄臣近以為馬事不經由駕部高麗夏國進奉不經由鴻臚失本末之序有害官制非經久之道其狀於九月二十八日投進訖至今未蒙施行臣竊以朝廷改更政事皆出不得已若可以改可以無改則不若因仍舊貫之為愈也況徒致紛更之勞未見其利且復有害者又可以輕改哉夫尚書省六曹無所不統實姬周六官之遺法也今內則寺監分治場務外則監司分治郡縣而六曹二十四司行其政令焉乃上下相維之序不可亂也若使駕部不得預太僕之馬政何異提刑司不得預州縣之刑獄轉運司不得預州縣之錢穀哉於州縣

則便矣論朝廷之綱紀則非也使鴻臚不得預高麗夏國之朝貢而專之於主客何異州縣不得治刑獄錢穀而專之於提刑轉運司於提刑轉運司則專矣論朝廷之綱紀則非也誠使如建議者之意以謂馬事不經由駕部而後功可成則是省曹有害於寺監而凡事在於寺監者省曹皆可以不預矣何獨駕部也謂高麗夏國朝貢不經由鴻臚而後事可濟則是寺監無益於省曹而凡事在於寺監者皆可以歸之於省曹矣何獨鴻臚也若此則場務亦可不隸寺監而省曹亦可專領場務矣太僕不肯領車營致遠等務而歸之駕部是也以至凡所謂法度綱紀者顛倒錯亂無所不可矣此豈陛下增修典法欲以維持長久之意也臣竊為朝廷惜之伏

望聖慈特賜指揮檢會臣九月二十八日奏狀早賜施行貼黃稱馬事不經由駕部此太僕寺之所欲也大凡欲專權而自快者皆惡於屬人如張誠一用事之際嘗領牧馬矣亦不肯有所屬朝廷俯從其意亦欲其有成而已誠一豈不專哉然終以敗事而無所成就此非駕部之為害也明矣今太僕已欲襲蹈誠一之迹可復許哉臣謂若使駕部預太僕之馬政決不為馬政之害而亦須有補及可以存朝廷之紀綱也惟聖慈詳察月十二日可考朝請郎行鴻臚寺丞何琬為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先是琬自通判秦州除淮南東路提舉常平到任未幾提舉官俱罷除常平在元豐八年十一月七日又除罷提舉在元年閏二月二十八日又除開封府界提點令待黃實闕尋改知復州未赴御史孫

升奏琬立志不阿當官有守先帝擢為江南東路提舉官再召赴闕為司農寺丞又除江東路轉運判官在任日獨力按發知江甯府呂嘉問違條修建精義堂姦賊不法等事忤犯權要招結怨讎嘉問坐是貶責琬由此為公論所稱先帝知之就移琬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因丁母憂服闋再除梓州路提點刑獄且吏部常調服闋猶與近地而琬母喪方終有父垂老乃得川遠路分蓋琬曾為吳充所薦在江東日按發呂嘉問不法形迹轉運使孫珪出巡奏論前宰相女壻蔡卞朋黨執政者既深惡吳充而私呂嘉問孫珪蔡卞乃其親黨及琬再三以父年老巡白宰相遂忻然許諾令具狀自陳琬不悟其機尋以狀訴即時遂送吏部夫父母年老辭免遠官

人子之情身為執政大臣不以至誠語下而為欺給以報私讎士論薄之是時琬之讎人呂嘉問適為吏部郎中深快其意遂不與琬正資序止授秦州通判至元豐八年十一月內就移本路提舉官當是時執政者既自愧欺給之非為士論所薄又知已有罷諸路提舉官之議准東提舉黃實及知縣資序而知樞密院章惇之外甥宰相蔡確之門人實父好謙方入為省郎好謙為駕部在八年七月既恐黃實資序不正非次罷歸又欲實與好謙相近遂先除實為開封府界提點而就除何琬代之以厭士論琬到任才三月而罷蓋府界提點自來任提刑資序人或擇臺閣之有聞者黃實以知縣資序為之而父好謙見為省郎父子同郡守官無異何幸之甚也琬為

提舉官三月而罷自替罷扶持老父牢落都城方又遠涉重江何獨不幸也孤寒之與有力相遠如此臣竊覩朝廷登用正人開公道久冤宿枉咸蒙昭雪而琬先朝兩除提點刑獄止因父年老巡白為執政所給廢壞資任抱負抑屈獨未為朝廷所知此臣所以為言也何琬本兩浙處州人父年七十八歲伏望聖慈詳擇特降指揮除琬一近鄉差遣不獨伸屈抑之冤足以廣孝治之德貼黃孫昌齡兩浙常州人以父年老三任本路提刑轉運近除昌齡知福州以其親老又移本路蘇州伏惟朝廷愷悌均一之政豈獨及昌齡一人而已奏入乃除琬鴻臚寺丞於是將漕江西踰月又改除開封府界提點刑獄黃實除府界提點在元豐八年十月十八日何琬代實不見所除月日其改知復州及為鴻臚

永實錄皆不書政目亦無之今因將漕江西附見升奏
改除府界提刑在十二月二十四日今并入此要考何
月始未故詳著之須別刪修二年十
月八日朝請郎何琬為工部郎中

乙亥于闐國遣使八貢

丙子左司郎中權樞密都承旨劉奉世為起居郎禮部
員外郎孔文仲為起居舍人中散大夫集賢校理王哲
判登聞諫院仍赴館供職兵部員外郎葉祖洽比部員
外郎錢長卿並除集賢校理文彥博言祖洽熙甯進士
首選今十七年眾謂淹滯長卿嘗誤答高麗國書本先
帝稱之與孔文仲皆曾為校書郎偶於未復館職以前
就遷省郎不該新制乞並加近上職名緣此三人亦無
人援例於是文仲遷右史而祖洽長卿有是命舊錄但
長卿除校理不帶見所居官亦前內殿崇班謝良佐
無緣由今以文彥博奏增入

敘復元降內侍省祇候高班內品良佐嘗坐將婦人入
家等罪特旨放歸田里永不收敘看詳訴理所以為情
可矜恕故有是命 樞密院言廣州體訪得擁峒作過

人岑探率羣黨四五千人圍新州詔令東南路第六將
部領全將兵前去照應仍立賞募人捉殺立賞在二書

蔣之奇傳八月四日之奇除集賢殿修撰知廣州其十
月新州賊岑探攻新州旁近捕盜官以城陷聞府帥以
間於朝且檄江西先取新州經略番禹奄嶺南而盡有勢
黨二千餘人謀先取新州經略番禹奄嶺南而盡有勢
張甚官吏至佩印綬逃去帥府所遣將畏嶺南不敢進縱
兵掠殺旁近鄉民以效首虜因利其貲財嶺南蕭然不
聊生之奇道間之即奏請以重賞募捕首惡除岑探不
赦凡脅從者許自陳得請以除罪又飛檄榜示所以捕擒
魁首脅從者許自陳得請以除罪又飛檄榜示所以捕擒
以方略得盡獲諸將且說令生致渠魁從先遂擒探於
茶坑送廣州伏誅明年 相度河北水事張問言臣至
正月二十日獲岑探

滑州決口地分相視得迎陽埽至大小吳埽水勢低下

舊河淤抑若復舊道恐功力難辦請於南樂大名埽地

分開直河并簽河分引水勢以解北京向下水患從之

張問舊傳云河失故道詔與都山水使者王令圖行視問

以澶淵故道淤已高可鑿土山浚水入孫村口遷商

胡故道則東流可復朝廷從之既而論者不一問議亦

寢新傳乃削去此段不知何故問以九月二十二日使

河近府不便詔問再視二月六日又云大名府奏引

知大宗正丞事胡宗炎為將作少監從文彥博薦也

門下侍郎韓維言天下奏案必斷於大理詳議於刑部

然後上之中書決於人主近歲有司或昧於知法或便

於營已但因州郡所請依違其言即上中書貼黃例取

旨故四方奏讞日多於前欲望刑清事省難矣今具修

立到條大理寺每受天下奏到刑名疑慮情理可憫情

重法輕法重情輕公案須分明鋪坐疑慮可憫情法重

輕等條若無上項情狀即具合用敕律何條斷遣刑部

看詳次第申省取旨詔刑部立法以聞維又請自今每

近大禮令刑部大理寺開封府公事並依常時行遣更

不減促日限罪人情款重在害理難寬釋者別為一等

從上奏斷從之此與范伯吏部言準敕尚書侍郎內

外學士待制兩省臺官左右司郎官諸路監司各限一

月同舉公明廉幹材堪治劇及係合入知縣或縣令一

員令吏部不依名次差充重法地分知縣縣令次差賊

盜多處萬戶已上縣任滿委監司保明治狀作三等推

賞有任滿酬獎者聽從重仍令吏部詳立考較等第以

聞今詳到考較等第其舊有任滿酬獎者聽累賞從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十一

七月二十二日上官均奏乞上科外增舉能治劇者蓋及今始采服其言也新舊錄差錯具注在五月六日并

丁丑詔以府界京東西路災傷權罷明年黃河年例春夫如係干河防緊急來春須令與役即計定的確夫數以聞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十一終



